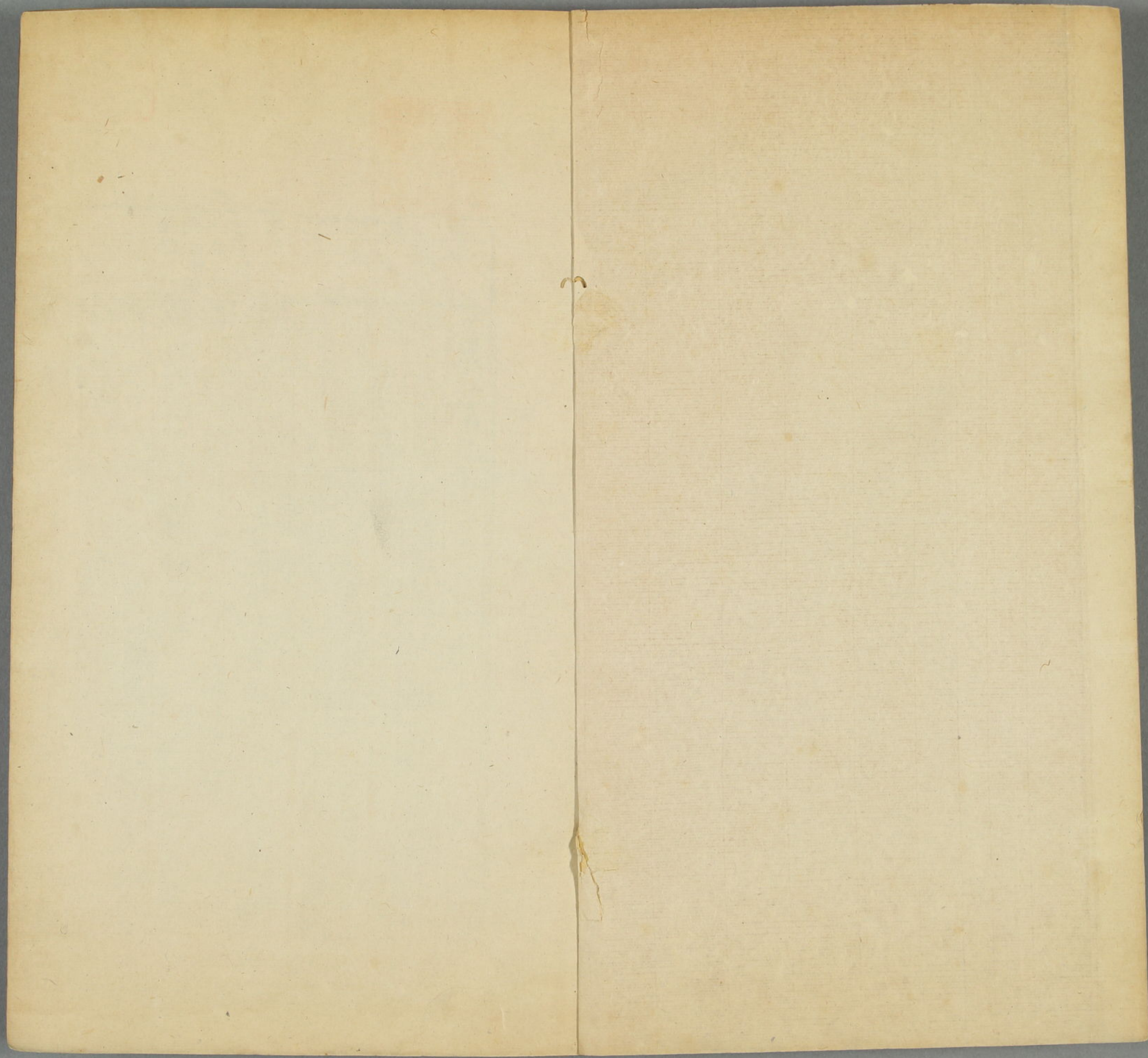




文選纂注
五

和16
960
5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答臨淄侯牋

揚脩

脩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之交好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也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雅小雅亦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黃城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流寓楚襄故云漢表孔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

居汝穎此勤故云翹此勤



唐順之曰此書誄段蓋植言謙與頌兩俱婉切

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伏惟君侯

王慎中曰以周章反谷高視有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善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也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

須須火也斯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雖造終日不敢獻伏

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植書云後誰復知定吾文耶是

以計其真

定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

狝以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孔子為

則筆削則削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呂不韋作呂氏春秋

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

千金以延示衆上而莫能有變易者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

別耳植書云今世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定也脩

難別其為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去言

風為雅耳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之

悔其少作也子雲與脩同

若比仲山周且之疇為皆有譽邪君侯忘聖

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

祖何以言之言如雄言則此二人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卷竹

君侯忘聖

有千金莫易擬太子文可謂竭意頌美

昂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銘于景鐘景鐘景之鐘也書名竹昂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

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竊備矇眵雙誦誅而已詩曰

惠施以忝莊氏植書云

惠施莊周季緒瓊瓊何足以云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

緒好誦詞文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文辭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

余盛歎之雖過其

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楊慎曰豈與文章相妨害蓋反植書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鼓吹音

能也都尉官名薛訪姓名車子其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帝上文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均者律調五聲之均及與黃

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

變入節漢置黃門工倡温胡姓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

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左傳韓宣子如

尚勝也詠非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北狄

吳國倫曰
吳段前昔
其才累後

馬思皆古歌曲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
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流涕墮墜也
慄慄數自左驥顏史炳奴響如名倡魏文帝令甘雙與左
當時之樂人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
之聞也詭奇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戕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與去聲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戕

東阿王曹植也

陳琳

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曹操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弁示詭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青萍干將皆劍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美其文詞
上下謹敷
言自成絕

音才如劍此乃天然其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
清辭妙句焱絕煥炳焱火華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
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可得言不

可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嶮鄙益
著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此植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
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戕

善在後而此答又在

吳質

質字季重齊陰人以為不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
於文墨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日月冉冉歲不
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唐順之曰
戕戕不滿
值之所稱
應徐諸子
而自以保

自勅行為
戒其謙抑
中頗有規
誨意

楊慎曰軍
書羽檄此
句重自雄
其才過數
子意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微行謂自
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
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
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
根持論上頗俳優奇之阮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壽王見任用後
淮南王朝賂貴助竟坐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
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言徐幹比之相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以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
章之圃濟天謂太子也以文章典籍發言抗論窮理盡
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抗高也摘發也藻文也鸞雖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
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髻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
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勅正游宴
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言已與太子幸時邁齒衰徒猶欲觸冒奮首展
其割裂之用也觸冒奮首割裂謂冒鋒刃不勝慄慄慄慄
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懼靈匿景繼以華燈懼靈日也

也言夜以繼日也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秦

以過也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

識所言沈頓酒困也不記醉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

知深淺前謂前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山

在西代郡有平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還

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

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奇譎肯水陣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

李夢陽曰
季重先序
侍宴之情
為后頭左
右之勤振
本
李夢陽曰
叙元城形
勝典壯

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馬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尚秩數為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仕鉅鹿也

縣名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

質闇弱無以蒞之蒞臨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

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

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科條賦事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國語樊穆仲曰魯

實懷慄慄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

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

守君厭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待中吾位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守君厭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待中吾位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守君厭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待中吾位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守君厭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待中吾位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何崇明曰
李重自附
嚴助壽王
張敬陳咸
蓋復求入
侍左右意

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執事張敞右外

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特與彼異也

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入為少府彼

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買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陳咸相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咸

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請府勸進籍為其辭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王

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跡

有龜蒙

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不可勝數然賢哲之上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

有明德

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

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

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

加南海各攝三越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救吳遣唐客王作來應誕及斬誕唐客

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械軍實山積闔閭吳王宇內康寧也以此孫權漸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苛慝繁惡之政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殊俗遠方之夷也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舞獻樂舞舞獻樂舞太原謂封為明公宜承聖旨文茲介福允當天人謂魏帝之意也介大也允信也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天人謂天意人事也魏如此元大也光光明如彼謂破靈州內外協同靡讐魏如此之類國上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靡違無失也言人無異辭也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朝言不假兵革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岷山江所在也西塞言滅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至公至

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叔夜雖為勉進未乃勗以支伯許由請以小讓可謂頌功而不失其正與他勸進文不同拜中軍記室舜隋王戩勗為隋王子降府文學世祖勗子降

謝册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橫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橫汗水也沃若良馬行貌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邑鳥合反莊子仲尼謂顏欣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西謂咽皆悲傷也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服義忠於所若

唐順之曰
搖落西東
字義悽惻
可念

李攀龍曰
滄溟渤解
波臣旅附
一頌一兼
意若貫下

墜雨。翻似秋帶。音帝墜雨離雲秋帶眺實庸流。行能無弄。言不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之人同於山川之代客受我不肖
襄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易圃田園也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從子隆
境也。七澤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風。濟游也。契闊戎
旃。從容讌語。旃也。戎也。長裾曰曳。後乘載船。謂朝夕游王門
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
未測涯涘。言沫王之德深故不撫臆論報。早誓肌骨。言無
報恩將路。鑿也。不寤滄溟。未運波臣。白蕩。滄溟也。滄溟化
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滄溟未運。上木澤。渤澥方春。旅翮
轉也。波臣。謂鮪魚之類。白蕩。喻也。蕩流也。渤澥。方春。旅翮
先謝。謝先謝海名。喻王也。旅。亦切。藩房。寂寥舊華。藩房。王府

楊慎曰
江未即泰
活火對
極巧而貪
原婉曲

也。輕舟以溯弔影。獨留。言血反而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夫。
德滋永。思德滋深。天穆天子傳。西曰。母為天子。龍曰。白雲在
顧龍門。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船於春者。於江者。也。船。用名
朱耶方開。效蓬心於秋實。謂惠子曰。夫子脚於用大。則夫子。諸侯。朱戶。故曰。朱耶。莊子
簪履或存。袒席無改。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
不。忘舊也。楚昭王。其。崎。後。已。行。三。步。而。還。之。左。右。曰。
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蕭。文。公。至。河。令。席。薦。前。之。各。犯。哭。曰。雖。復。身。填。溝。壑。猶。望
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東觀漢記。張湛。謂。未。暉。曰。
不任犬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
錄尚書事以勸為司馬下記室牋

到官而
謝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令善也。德顯功高。光副四海。舍生之偷。此身有地。生之類。
也。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謂行咳唾為恩。時成飾。
謂光於已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
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學之旨。形乎善說。豈謂多幸。
也。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昉於京陵。王西。舉從容謂昉。
書。斯養卒。曰。左提右挈。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詩曰。善戲謔。今淪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朱知蕭。
行當與而仕。齊乃。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淪沒於驕君之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日湯沐。
具而。賀言行殺東昏侯。時昉免死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

古明公謂。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轡。
言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行朝初建。俊賢。

翹首。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也。喻。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涯分。

也。猶抵也。願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是也。塵。願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也。

也。忝辱也。雖則隕越。日知非報。謹詣廳奉白。戡謝聞昉死罪。
也。隕。雖則隕越。日知非報。謹詣廳奉白。戡謝聞昉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戡。今上謂蕭衍也。齊帝寶融。詔授衍。
王瑩等勸進。衍。今上謂蕭衍也。齊帝寶融。詔授衍。

任昉。瑩等又戡。並任昉之辭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朝命天子之命也。蘊崇也。謂尊。
而加策命也。奏進也。丹誠。赤。

心也謂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成辭措紳顯顯恭深所未
達指神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來而爵不取其金
者取其金於府了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爵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雖石以天下
今以性魯人不墮人矣夫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農夫石戶之農夫負其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攜子入于海終身不反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王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所蓋上車之石也王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其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璜刻曰姬受命呂氏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給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是以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先德在民也行父順為齊作中允懿德在州經綸草昧歎
深微管子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推又深也加以朱方
之役荆河是依是反破左與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開難

何曰明白
及正事併
運引人併
張其
文專尚所
宛如歟
彼彼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丹
徒追斬之除待中遷尚書令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自舍重納往見公輸般輸般服
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
無攻宋重納往見公輸般輸般服
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
夜至下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
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
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以終觀之
墨翟包胥不足云也呂氏
春秋有偷鐘者將推毀之恐人
聞之自掩其耳偷東昏侯
歸政闕也而皇天后土不勝其
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謂微子開宋也玉馬駿奔表
也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
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
禽言樂必見禽也謂東昏
殺懿懿與齊同姓亦如此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君掩涕激義士之心
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

汪道昆曰
既武帝
之功允言
其素協時
望而意並
出始盡勤
進之休
王慎中曰
以庶前履
乘石增王
瑄意不及
大公而言
伊周恭詞
訓且不拘
拘耳

不御酒肉臥枕席有涕泣處言行如二故能使海若登祇
主而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見山戎孤竹束馬
罄圖效社祇神也罄盡也效副致福也
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北伐由成過孤竹束馬
氏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窮人
之功以為己力需足喻救世也言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
行非貪天功實得之於救人也
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
氓濟必封之俗紂民皆可謂周不毀誰之功歟獨為
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漢伯也何地謂何地自處某等不達通變實
有愚誠不任惶恐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奏記詰蔣公大尉蔣濟聞籍有才備而辟之籍謂都
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籍不至得記歎然遣使
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書云咸
舍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齊為群賢翹首俊賢抗足開府
大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
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子
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鄉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鄉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卑衣韋帶皆籍無
鄉上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鄉衍行上商
禮謂辟命大將耕於東早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
之路東阜籍所居也澤畔負新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
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謬恩言赦

書○答蘇武書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

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李陵少卿

世貞曰
中降虜書
詞怨望其
於以教不
既換笑而
前後詞旨
淋漓悲咽
中間序事
既亦漢
文中之
眉也固不
可以人察
子哉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也。善也。賜通也。美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絕國無相見期。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索。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謂遠望也。昔者不條。則心傷也。遺遠辱還答。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勞教也。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韜占。垂幕以禦風雨。可張弛也。垂幕。輜帳也。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土也。但聞悲風。

吳國倫曰
子卿於唐
庭嚙雪項
禮者上存
九年而主
其風壯志
加一日陵
西未逾時
而容嗟愁
嘆固石或
其初之降
也
唐順之曰
使陵能死
節其母妾
以不被禍
既已自致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而封之。以為大戮。武帝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陵降匈奴。殺其母妾也。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朱君謂其功大罪小。不蒙明察。罪謂降虜。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勿到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左右之人。見陵如此。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讓舍

母妻於先
地而猶云
命也如何
以於忠孝
亦兩失之
者也
楊慎曰叙
出師道勁
雄武直有
將軍風度

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
甲為作也。切憂。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各辛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
域。中書是漢昭帝時。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
師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溫明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
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
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無然猶斬將。擐旗。追
奔逐北。後取口來。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六轉之梟。使三軍
之上。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此勝也。言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入匈奴之窮。則匈奴為上。陵為客。客且不如。疲兵再戰。一
上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之勢。又相懸絕也。疲兵再戰。一
以當十。然猶扶乘劍。初。痛決命爭。死傷積。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不。然陵振臂一呼。劍病皆起。舉外
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入。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
先登。徒。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
飲血。謂。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免耳。乃亡。入匈奴。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
漢有伏兵。欲引還。取日。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高皇
帝以三十萬。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
平秘計。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人。

王維復曰
處凡五
六轉指
鼓舞變化

云云罪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
陵之深也而惜死之人哉聞有背君親拍妻子而反為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陵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所以然者與其驅魏虜然前報祖
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報祖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也史記吳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
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代吳吳師敗吳王遂自
殺曹沫為將齊人以勇力事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公復以為將齊桓公相公乃盡還魯侵地何圖志未
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乃盡還魯侵地何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
是放陵家母弟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
妻子皆伏誅

汪道昆曰
此以下歷
叙漢待先
世功臣與
其父廣以
及子卿駁
其待功臣
不薄句
汪道昆曰
二子或有
指范蠡曹
沫者

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
彭黷醢信彭越也鼂錯受戮周魏見幸其侯實受也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蘇曹沫也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
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從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
之表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元得四年大將軍
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
身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願居前不聽廣出
天道大將軍因問狀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廣單于兵而人將軍令廣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
史遂引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

王慎中曰
春秋黃父
之會於勤
王者無美
詞胡文定
以爲外臣
子常職不
必以濫賞
報也陵乃
多子卿之
節而即思
數重賞於
漢其亦未
知春秋之
義歟

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蘇武奉使入匈奴。單于謂衆少也。藹乘謂兵甲多也。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壯年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封侯之事也。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

李攀龍曰
篇末離別
之嘆令人
千載酸惻

則雖巖夷中。誰復能屈身檣新。還向非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霍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風向音南。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遷既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此書

司馬遷。遷字子長。河內汲冢人。爲太史令。

太司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由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

吳國倫曰
任安當遷
既刑而教

以推賢進士可謂不知時矣隱之答書條末而志在成一家言

賢進士為務也意氣勳勳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善也用流俗人之言論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謂惡名也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所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法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隨隨侯珠也利和氏璧也山書辭宜答會東從用上來又許由也夷伯夷也黜辱也迫賤事安前與選書宜答但有事故不獲答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促遽也今少卿抱不測之

本蔡后曰五句並並言却重耻辱正名二句以下禍莫僭於欲利至何况僕之不得已乎矣耻辱意所以隱忍苟活至未矣立名意

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為戾太子事因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其反薄迫也上天了也言言速也不可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以曉左右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也左右猶足下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窮私心之恨無窮也長逝者死也言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取謂受惠與謂行德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而果決之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詬恥也謂遷被刑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子居衛

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商鞅因景監見趙
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去衛之陳良寒心主非所以為名也因嬖人景監以為同子參
乘衣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同子嬖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表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以錐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之字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
慨之士乎中才謂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
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緒餘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擧旗之功下之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太史令千石故云下不以
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闡革冗
之中闡革冗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不可羈繫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
中周衛言宿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
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言欲盡不才之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為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趨所向

何景明日
既云素非
相善又云
未嘗御極
酒深明不

為遊說且以恨當時之交遊與左右親近莫為一言者

易慎曰結次陵之戰功上神神約

廢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謀謂指簡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王庭匈奴庭也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求戰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殺匈奴倍多虜救死扶傷不給糧裹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左右賢王並匈奴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立更張空拳拳弩

讀為拳者謬矣且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曰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

敵者爭死敵者謂爭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

漢姓捷也羣臣喜陵之功後數日陵收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非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

不能過也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身雖陷敗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觀猶觀彼也得其事已

無可奈何其所權收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何景明曰
子長自傷
貧不能賤
罪故為貨
殖斤傳恨
交遊莫救
故為游俠
立傳此皆
憤世過激
之論班極
乃以游俠
利進奸雄
是非頗謬
於聖人誠
之矣其末
知子長之
隱衷者

之而未有所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睚眦解恥之辭。廣猶開也。未能盡明明主不曉
以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初上遣貳
出令陵為助，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李廣利
誣門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下遷廣利理治官也。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奉持之貌。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衆
以為誣上天，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交游
千終從其義。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而遷家貧無金。交游
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
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佯之蠶室。陵家世為
以降虜而顏之，顏墜也。何次也。若人相次也。蠶室，漢
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言我及次之於此刑也。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

王世貞曰
素所自樹
立使然即
上主上所
戲弄三句
意

有剖符丹書之功。先世也。剖符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
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漢文為太史
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一毛，與蠅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
輕重也。比次猶云北擬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
其次不辱體受辱。謂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罪人其次關
木索被箠楚受辱。謂木索繩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
受辱。謂髡髮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謂足最下腐刑極矣。

汪道昆曰
積威約之
漸定計於
鮮積威約
之勢三段
俱明士節
不可不勉
勵意

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檻穽也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遷故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牢獄也
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鮮明今交手足受木索
也言人當自決於未萌以免獄吏也周當此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圜牆獄也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徒隸也隸奴也
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
也高祖將誅陳希微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
傲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擊之南面稱孤者皆為諸侯

李夢陽曰
以上西伯
至皆皆辱
而不死者
以遷以自
明不必死

也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也呂
猶伏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也呂
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權傾五伯言盛魏其大將也衣赭
衣關三木魏其實嬰也赭赤色也罪人季布為朱家鉗奴
季布為項籍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灌夫受
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曾朱家賣之
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
皆往賀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
敬繫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此人謂灌夫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問猶法也塵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節氣也古人所以重
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
之辱哉。縲。墨索也。縲。繫也。所以拘罪人言。此亦識去就。且何至自沈溺。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且
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荆揚淮海之間。呼婢為臧。呼婢
獲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陋。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個。儻。卓。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

王世貞曰
自仲尼五
人至子長
其樹立小
大即異而
當其身位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相秦後以嫪毐事徙蜀。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作孤憤。不在遷蜀時。方氏呂覽序辯之。已悉孤憤亦非囚而後作。但取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則僕

也。遷。按。稟。以待既沒。而文采乃粹。行天。地間。古今。文士益多。阮類如。

唐頃之曰
必前千餘
巨而一句
結之其首
尾自如常
山蛇勢

價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乃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未易可居。僕以口語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霜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當子曰。行若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刺。戾也。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自飾也。曼美。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官。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惲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辭氣怨激。卒以賈禍。

李夢陽曰

會宗之箴
惲真苦口
藥石也惲
乃懷謀策
驚如是其
不保首領
宜哉
唐順之曰
古今才人
墨卿或以
篇牘或以
吟詠稍一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九人餘業。謂惲父敬為丞。也。宿衛。常侍散騎官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以先聞。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默。息也。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舊曰。徵避武帝諱。作通言。其功總。

舊曰。徵避武帝諱。作通言。其功總。

徵文刺譏而遂致褫職貶身多以類可毋慎旃

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憚禁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居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盡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六月伏日也夏

周曰大蜡故改焉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其言徒為盡力而無益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雅知謂會宗也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對策文

唐順之曰
西河安守
又於會中
書外翻出
一段談論
西絕處各
生之法師
之爛於立
而闇於保
身可嘆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哉。言今為庶人賈豎之事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西河會

也。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

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昆夷西

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旃之

論盛孝章書。盛憲字孝章。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

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湯慎曰文

華於孝章

可尔先生

至誦矣去

文整不能

卷而卒以

跌宕放言

覆巢毀卵

何其无知

机之毋哉

過二。公謂曹操也。始滿。正。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

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那亡孰亡之

滅之為桓公諱也。易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今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今

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

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融蓋孔子二十一代孫。吾祖謂孔子也。論語益

論。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八寸曰尺。言短書

不假。多也。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可致。可至也。今之少年。喜謗前

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

汪道昆曰
以去激發
曹公也

稱歎九州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
絕足也。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遣使者，齊千
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怒使若對口，死馬尚市之
况生者乎？馬今至矣，於是其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此言孝
章能救之，足以致賢才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祖將絕，又能
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賢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土
有足而不至者，君
不好也。蹕，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國孤之國，而樂毅無孤知
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
皆至。乃破齊，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弱而王不拯，則
國威震諸侯。

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稱引謂引古義也。因
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浮欲收士心，辟召州中王岑之
屬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
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
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
令。浮密奏寵遣吏迎表，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
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
以書責之。

朱浮字叔元，初從光武，拜大司馬主
簿。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
共叔段。姜氏愛叔段，欲殺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殺姜氏。愛叔段，欲殺
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

唐順之曰
時完被徵
與兩親吏
計訟吏皆
功完不印

徵於假叔
限之事以
訊共無資
補

汪道昆曰
大郡威武
四句正見
伯通當知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龍字名字謂尋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謂太守也潛何不詰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食之惠尚能致命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報以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蕭以龍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龍偏將軍行漁洋太守世祖又以書招龍龍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中侯賜號大將軍大邦漁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坐臥念之何以為心言內引鏡

吳國倫曰
伯通自比
六國以正
前所謂不
知足處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指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吳漢說寵龍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况字俠游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挹損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時伯通自為燕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蘇開也勝強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海口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言寵之叛中風而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徵不應徵。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如不峻。必見誅。戒則與予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為。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

陳琳

王維曰。必書分三。段看漢中。地形至故。使其然。遠察效。勢至未之。前開言蜀。若有中才。守之必不。能克過高。唐至未自。矜文非情。人比三段。而意則歸。重解帝情。人之疑一。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賊謂張魯得九月二十日書。帝得文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歡笑。辭多不可一二。能舉大綱以當談笑。一二委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漢中謂入蜀之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運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戣。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縞。曲阜者。更輕固甚。易也。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言莫敢抗。不義而疆。古人常有。不義而疆。左傳叔向語。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猾。亂也。周宣之盛。

書與魏文帝

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蠻夷猾夏寇賊姦究詩
 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
 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亦難急取倉卒謂急速也。來命陳
 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今魯包凶邪之
 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繫桀紂。
 拊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繫桀紂。
 也無道所以喪亡。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有我之所以
 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商紂也。周武王
 也。昔鬼方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科也。然高
 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津。有再駕之役。周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也。示侯虎也。文王聞崇德亂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有伐之。乃降。武王伐紂。至
 于孟津。而還。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殪一也。魯云未
 是再駕也。

何景明曰
 此明張晉
 雖險要
 而莫有計
 臣謀士為
 之畫策而
 守者是以
 我師得長
 驅告捷

有星流景集。颯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景
 集。颯舉。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由此觀之。彼
 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彼張魯也。下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與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
 牛之詐。孫吳物人。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
 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
 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
 梁猶在。彊楚挫謀。季梁隨賢臣也。楚將伐 暨至衆賢奔紂。
 勅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衆賢謂上三仁及
 國謂殷虞。隨也。奔紂謂廢棄也。言此以且夫墨子之守。縈
 見無道之國。有賢尤可救也。墟謂丘墟。且夫墨子之守。縈
 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箬為械。堅不可入。公輸若雲梯必取
 宋九設攻城之機

變墨子九距之公輸城盡墨子之守有餘公輸出而曰吾
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
善吾請若乃距陽平據石門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
無攻之列八陣一日方二日圓三日牡四日牝五日
過高唐以下又乃為一書與前
意不相屬蓋洪自矜其文乃因
入蜀仰司馬楊王而進以辭文
帝侍人之疑

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游唯息渙者學藻績之絲雖渙之間出文章
故其黼黻絺繡日
月華重以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子勝斐然猶云慕效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
乃輕其家丘謂為情人是何言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
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

矣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夫駮驥垂耳於坵牧鴻雀
戰翼於汙池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能用其力故耳垂也
戰翼於汙池則救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戰斂也汙池小水
也藜之者故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
筋揮勁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
中者曰上筋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陵厲清
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哉厲
也陵高青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晨風鷗也六駮高
也手許限有六駮駮如馬偃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
必大噱也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
大也丘言猶云大言也噱笑也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瑤瑤字元瑜操為司空召為軍謀
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瑤所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爾雅婿之父曰姻婦之父
曰媾毛詩箋重婚曰媾媾

王慎中曰
曹公作書
惟欲權之
張招擊
如倫而知

汪道昆曰
借翰假凡
亦喻文非
倩人意

備則尤其甚增故前
后及之辭
多大而誇
飾而不實
英雄欺人
其文往往
迥尔

志策六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孤懷此心君豈
以弟女配策小弟臣又為子章取賁女
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也向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高
祖徒信為楚王後降封為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
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
朱浮浮對曰陛下皆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盧綰嫌畏
延問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上如邯鄲擊
擊其東北締使王黃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
綏孫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還報具道所以綰使范
齊之孫所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綰其裨將降言綰謀上
召綰綰稱病故云已隙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醜以編賜諸
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黃赫為
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謀也淮南孤與
王疑其山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故云情漏孤與
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李攀龍曰
上无燕王
淮南事而
以突出言
人文之不
拘之照應
如以

揚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
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抑謂劉瓛相
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常謂絕不許朱浮為幽州牧
奏魚陽守彭寵龍遂反操自無匿張勝貸故之變盧綰與
言與權相厚豈寧學朱浮乎
反上書請赦浮勝報綰前意綰乃許論他事以勝與明
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言權無此也
陰構黃赫之告黃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
絕王命明棄碩委實為侯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曰此
者也頭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
以禍難涉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變辭計反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秉執也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
也。暢通也。言我想權。本心不願若此。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
 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
 離。厚援生隙。姻親厚援皆謂權也。隙譬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
 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
 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
 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
 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二
 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也。

李善曰。操欲擒之。壁江陽之。敗以欺權。以即權之。帳下必多。竊據者在。王世貞曰。操以高光。自待而以。田橫朱鮪。自權當時。權寬之亦。頃目而扼。腕心。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
 能敗也。吳志曹操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
 船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
 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
 士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其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荆州
 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與取餘地耳本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祖恐其久
 陽朱鮪守之上令彭越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攻洛
 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期
 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拈水曰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

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魏志建

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過入淮出淝水吳志初曹操

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後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

斷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

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左傳楚子曰安人之亂

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議者大為已國之榮是時江西戶

謂已得長策可無西方之患以此未肯廻情向魏然智者

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

吳臺名麋鹿游言國亡臺荒也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

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二則二君為之次

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知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

見言之不聽山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易姓為輔氏王戊門下客不嘗西王常設醴後忘設穆生

乃謝病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後

楚吳與七國連反謀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道變思深。以

穆生鄒陽不及於禍以君之明。觀孤術數。豈君所據

欲知著耳。四士謂子胥輔以君之明。觀孤術數。豈君所據

相計土地。豈勢小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其未然者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

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

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

謀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漢書韓信進擊魏王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

何景曰
操以兵力
誇權故欲
其通交思
深以微知
者

文選卷之九
孫權書

漢書卷之九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但明古人之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
義當自謀之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
兵所從出入關自稱西州上將軍東封函谷此萬世一
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
時也黜心然元計遂反朱浮奏寵上徵之寵與所親信吏
計議吏勸寵不應徵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
所笑也梁王不受詭勝賈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
願仁君少留意焉漢書梁孝王怨表益通與羊勝公孫詭
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
安國泣諫王乃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上怒稍解後漢書賈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遂
開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融不納決
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重綬若內取子布外擊劉
為京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
備張昭字子布權委以文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

汪道昆曰

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虞
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
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
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婉猶親愛也二若憐子布
人劉備張昭也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
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孫輔字
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懼幽繫之數歲卒劉
繇字正禮避亂淮浦權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
保豫疫早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
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
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虛也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廻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案止也。守次不前也。及孤。猶言思及我也。詩云。交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言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濯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美吉言相引。以復于善也。牽引也。

○與朝歌令吳質書

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魏文帝

王維頌曰
前後叙遊
覽之勝風
景甚麗而
曰樂社哀
未一曰物
是人非慨

五月十八日。不白。季重無恙。季重。吳質字也。無恙。猶言安否。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局。近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願言思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謂朝歌僻遠。書問少。致故增勞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南皮。縣名。不。與質同遊。

然華世盛
斷之寧非
文之徒以
豔治勝者
此
揚真曰元
瑤想同為
南皮遊者
政及之此
真可憐狀
傷懷者

慕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然從無聲。從。謂侍從之人。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謂質。足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以阮瑀已死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糝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且繁。特駕而游。北遵河曲。遵。循也。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從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謂此時。不同游也。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不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猶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詩曰我祖東山涓涓不歸自我不見于今况四年思何支持也三年此歎三年為遠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結謂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徐幹陳琳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應瑒劉楨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去聲可長共相保已分如云是以不知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撰定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唐順之曰
以書序而
及生死詳
刑之愴而
未前以必
世努力尤
得規箴之
體

唐順之曰
六子俱首
儒長乎其
彬君子
以見大人
名節之難

自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偉長徐幹字也箕山許由隱處也著中論二
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
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德璉應瑒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
遂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拔汗淚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
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公幹劉楨字也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也記亦書也仲宣獨
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
遠過仲宣王粲字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

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進使音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臨絕絃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光武賜颯颥書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言德不及光武以年與已與之齊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日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非才而居太子之位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言處重位舉動出入人所瞻觀不得為昔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劉辰翁曰
此段雖謔
占地位矣
甚高不則
不似太子
與人書矣

恩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又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於邑要咽也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君子比德於玉詩曰瓊琚玖珪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皆美玉名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馬獻者千金此言萬者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蓋廣言以示貴也

與鍾大理書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時帝為太子以從征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唐順之曰
王大本一
珍玩而起
即云此物
君子是筆
詩人文使
大惟

號雙禽。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和。璧入秦，相號虞公，許之。晉既滅，歸璧而滅虞。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也。栗蒸之色黃，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龜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拊會。拊，拊手也。會，謂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荀宏字仲茂，為子建先容，述不所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鄴騎，既到，欲之意，肯循意也。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絲在鄴城，太子在孟津，騎使從鄴都還到孟津，匣以盛玦。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匣者，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者。

王世貞曰：秦昭章臺，前生說秦，詞曰：瑰麗而惟餘。

王世貞曰：植蓋一世文妙，一世故論，仲宣諸人雖逢，檀揚而未，莊一幸可里。

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詐。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使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奉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白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相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死，頭與壁俱碎於柱，言有昭王之美觀，無相如之欺奪也。嘉賦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王粲在荊州，故曰漢南；陳琳在冀州，故曰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幹居北海，

與楊德祖書

州也故云青士劉楨東平寧陽人也寧陽屬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迹於此魏足下高烈於上京此魏上京謂帝都也靈蛇之珠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楚人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和氏得玉璞於楚山故云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羅海白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人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朝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長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

李攀龍曰
此言孔璋
不知文亦
不主定文

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故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為劉季緒張本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此言知文者方可論文也劉季緒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居利病劉表子官守著詩賦頌六篇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紫五霸於稷詞賦也倚偏引也下魯連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於相丘而議於稷下魯仲連聞而謂曰今楚軍南伐趙高唐云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象音人劉生之辯未若田氏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終身不談

李攀龍曰
言人必善
文者乃可
拾文利病

楊慎曰文
帝蓋以今
之仲連自
許
汪道昆曰
吳喻人不
知文之佳
惡而妄肆
愛好詆訶
者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蓀菴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
同也。蘭蓀菴蕙皆香
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咸池六
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
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咸池六
黃帝顛頊樂也。
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
也。以已辭賦比釋家之說。野人之歌。匹
夫之思。有足存者。擊轅野人之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
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
稱壯夫不為也。揚雄為郎。郎皆執戟而侍。揚子
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
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荷景明曰
植逾晚節
其求世之
業金石之
功何在可
謂多口支
辭而無當
實用者耶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其文直其
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謂之實
錄。言實錄其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
著此書。藏之名山。
非妄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
言之不慙。恃鮑子之
知我。惠子惠施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曹植

李康為朝
歌令故前
贊其遠才
壯志思竭
永日惟謙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常調謂常會密
坐。謂接席也。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
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
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
霍去病武臣也。

八之是卷之一也與吳季重書 一四

之與而未
復勉以佳
政不必易
民而治植
與季重蓋
傾心結納
故前后致
書多此規
縷

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
大嚼雖不得食其肉用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
亦且快意植自託也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
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筆食若填
巨壑飲若灌涌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
不我與矐靈急節矐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常不相見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
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留也
折若木之華閉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若木在崑
崙若木以拂日使之還知也蒙汜日入處閉蒙汜之
谷使日礙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實無由攀緣懷戀反
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



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
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言還朝歌當覽諸賢之作可令意事小史諷而
誦之意事謂好事知文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
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汪道昆曰
即不知音
喻不知音
者言質當
助我怒惡
子不可有
味蔽

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為貴耳今若家有
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伎樂何謂過之而迴車是
彼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
目怒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
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
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楚
之叔敖鄭之子產二子

俱不易人而治。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精散思越。惛若有失。非敢羨龍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
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質前從鄴還縣也。倚至乃歷玄闕。
排金門。升玉堂。伏虛監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玄北也。既
威儀虧替。言辭漏滌。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
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耀穎即毛

唐順之曰
此書即本
植前書遂
限破其意
甚竟灼然
有見

王慎中曰
追前宴等
語並叠植
書
李夢陽曰
以即植書
而反之其
言即合古

囊中當脫穎而出也。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
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於薛。諼矯命以債
賜諸人。因燒其券。曰。君勿迎於道。中孟嘗君。願諼曰。先生
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願諼曰。先生
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
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
君臣恐懼。使大傅謝孟嘗君。曰。願君先王之宗廟。姑反
廟成。遂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
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信陵君魏公子無忌
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上坐。不讓。後秦伐趙。邯鄲。遂
平原君使使來救於魏。用侯生計。盜兵符以救趙。邯鄲。遂
解故云。侯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
惰邑者也。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惰邑。憂若追前宴。謂
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
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究盡

人典孝之

言

王世貞曰
以上叠桓
言大丈夫
之樂等語
有規箴意

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所天謂子建言已所仰賴
 質自謂也庶幾近也也天謂文義即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之天思投印釋徽朝夕侍坐鑽仲父之
 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清醕酒也抑止也言得侍坐于建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
 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若乃近者之觀實
 蕩鄙心近者之觀謂子建秦箏發徽二八迭奏發徽彈也二八言少
 艾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填簫樂器也激亦耳嘈也靈鼓發鼓也耳嘈
 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嘈嘈喧甚也以上疊桓言大丈夫
 謂可北儼蕭愼使貢其枯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
 權備夫何足視乎肅慎北夷國名也稽木名也武王伐殷四夷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權備
 謂吳與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賞賦頌之宗作者之

也謂到縣乃諷頌子建所賜之文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傳趙武與者侯大夫會過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貴賈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子產賦騶虞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

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

蓋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文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以上答植書可令意事小史等語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

與民式歌且舞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儒墨不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少康有衆一旅一

足揚名歌縣小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六尺曰步武跡也言朝

足揚名言地小何足馳騁若不

劉辰翁曰

安於植書

可於善心

事小次詩

語

楊慎曰植
前書有改
輒易行非
良樂之御
故質及其
言

唐順之曰
此書前段
述公琰過
徒飲宴之
樂後段戒
以樂不可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任質託言若不改大今處此而
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獲猴之勢而
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
白

○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公琰前日曾
人來召琰瑒事
不得往故為報

應瑒

瑒其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願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侯生侯嬴也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信陵聞所在乃問步從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
之遊甚歡逆旅客舍也頑才瑒自謂也炳父歡欣踴躍
見現誠知已寵為太尉瑒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標其詞鋪
張之語
然安易

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言奔馳車馬宜我
命周求饌食以給公
瑒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三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
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
賤曰陽晝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
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鈞荆棘為竿剖粒為
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瓶甚平遇客
甚謹為酒甚美懸罈甚高然而不售酒者升瓶甚平遇客
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或令孺子懷錢攜壺甕而往酤
狗迎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酤之人主之
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酤之人主之
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此故使鮮
言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鈞揚倩說范武使其酤故使鮮

魚出自潛淵芳音發自幽巷魚應鈞吉應也繁俎綺
錯羽爵飛騰俎俎豆也言繁布如文綺錯雜羽觴
作爵形儀禮請滕爵今文滕多作騰牙曠高
微義渠哀激伯牙善鼓琴師曠晉樂太師也鼓琴循
絃謂之微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詳當此

文選卷之二十一與滿公琰書

李攀龍曰
上潛淵幽
巷自陽登
楊倩生繁
粗羽爵又
自鮮魚芳
盲生與文
之空中布
景即即不
旁處
王維禎曰
即潭潭形
勝戒以流
而不反辭
婉曲而載
規之情靈
然

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灌夫字仲孺
期會狀母迺令後閣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
車就駕意不宣展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追惟耿
介迄于明發追思也耿介不安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有使來也漳水名夫漳渠西有伯
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館謂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
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土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
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嶺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
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

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長思不見史傳按書稱大弟合是璩中表弟也

應璩

李善曰
璩蓋淪落
不偶者故
與中表多
黷野蕭瑟
之詞
楊慎曰王
蕭何曾其
時蓋並得
大援而顯
授見接璩
特引以自
湯云耳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因闈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出
匪我思存風人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接皆鷹揚
虎眈有萬里之望王肅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何曾弱
也按擢也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薄
助謂無親朋在朝高妙謂顯授見接者塊然獨處有離羣
歛翼故枝如鳥之不能高飛遠舉也塊然獨處有離羣
之志居貌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
其有由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伏地謝不受曰臣願為中郎
出入禁闈何武恥謙未詳有由蓋謂時勢不可

與曹長思書

何景明曰
穢既自陳
樵蘇不爨
清談之若
而後委之
責時否太
自然之數
以其其心
命自得足
急公之實
歸本統考
戒

處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結駟
也。連騎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楊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雄遊才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
習。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
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未詳何人。要是陳友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夫皮
觀漢記太原閔貢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歎。豈有恨哉。秋物雖榮者沾霜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聊與
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早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璩

劉長翁曰
辭涉諧戲
而史煙波
矣。趣未以
善否影響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
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慰
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土龍矯
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土龍以祈雨玄寺即
矯首鶴立言望雨不至也闕里舊脩之歷旬。靜無徵效。祈
註皆於廣川無所取義當闕疑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暴露謂身立日中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
也靈壇祈雨壇也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湯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手自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果可

一句結之
深得再史
之道足為
世訓

以為不然也。左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者欲使衛討邢乎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璩

王世貞曰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洛北風

以大夏以

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言至其所止之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堂上接武武跡也

深有味乎

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四指

李攀龍曰

道遙陂塘之上。吟詠莞柳之

公理所稱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春芳春日之花草也若

良田庶凡

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餘譚。

使嬾緣稱妙。何其樂哉。浦口山古之善射人雖仲尼忘味於

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書漢

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鄙塵。近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汶上

昔伊尹。輟耕。郢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緝曼於

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東觀漢記郢質字君章汝南人

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謂然。數曰。天生俊士

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

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

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

王慎中曰：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與典前薄援助者不龍西之游，越人之射耳。金金日輝也。張張安世也。子孟霍而愈沉，言其志欲疾而益沉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游宦無援而謀富貴亦如欲疾而沈射，近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路此丈人，殺雞為黍而食之，言追隨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廣開士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

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以富我，以吾仁彼，以爵我，以吾義。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有限，而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乃出焉，何可符也。且宦無子孟之資，與典前薄援助者不龍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從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劉杜友也。相見在近，不復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塚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壽為選曹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甚流俗，而非薄湯武而惡焉。稽康

列辰翁曰：康之絕山壽志在抱琴弋釣，持心寂寞，登如伯陽，幸壯以天年終矣，乃竟貽司馬昭之誅，區區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山嶽為潁川大守，時山壽謂康云：康性行不堪，職任與康意合，故以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孰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經常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公孫崇字顯宗，為尚書郎，阿都，呂仲梯也。康與呂長梯絕交，書曰：少知阿都，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知謂不悉我情也，不足傍通多可而少怪。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許可也。少怪，謂少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

秀長文

文選卷之九

四六

嘆何哉其
殆徒以餌
木黃精為
壽而味大
雅明之
保者耶

汪道昆曰
自若于
周至子文
所謂外不
失正者

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能容人也問聞足下遷場
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
也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也也遷謂為大司馬也也惕懼
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
引我以為助也獨割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
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
我薦進也鸞刀上鈿也漫汗也
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
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性有所
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
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
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同知言其
也今世有通達之人跡能向俗而心不失事相如者
正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非已所能也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何景明曰
七不堪二
不可並曰
犯禮法
四去東晉
七美諸士
大較以
日夕相高
寧獨一高
也

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禮法之士謂何
馬人將軍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以
禮傷教宜投之四裔大將軍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無萬
人過也也久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孰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
為吏所呼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琴把蒲無
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痺濕痛也素不便
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机亦不喜弔喪而人道
 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
 責。然性不可化。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躡塵臭處。千變百
 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心不耐煩而
 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執掌衆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言。若當官身顯。則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促狹隘也。九患謂

之曰
 在言中
 不樂仕跡
 其著養生
 論可見

迫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
 刑自此矣。立後世之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孔子
 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孔子
 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
 也。彰其過。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徐庶字元直。為
 見獲庶。辭昭烈。遂請操。今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華
 字子魚。管寧字幼安。敬奉寧。寧遂將家屬。此可謂能相終
 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

文選卷之九
 五

李慶陽曰
又申前解
不善精令
人久壽意
其榮華不
必慕以康
之天性致
然所以有
七不堪二
不可也

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
志為樂。楠。榘也。莊子曰。士農工商。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越人斷髮。文
言不可因已之好章甫而強之使同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此用莊
甫而強之使同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此用莊
腐鼠而嚇鴛鴦。雖言豈可律以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
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
下所好者。足下所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
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
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楊慎曰
篇自表
錄榮利之
意至以未

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賜之不置。不過欲為官
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
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翺。翺也。音義與燒同。子
離榮為快。此最近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管。乃
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
懼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黃門
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仕路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
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喚室。絲續。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
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漢

文選卷之七 與山巨源絕交書 五

一句驟斷决毫無粘帶

戎菽其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太祖遣徐邵孫嗣入吳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至吳不敢為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王維慎曰晉欲令孫皓服從故貽之書一超語即見人肯

石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楚子代鄭子展此

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曹譚以無禮取滅左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

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云全國晉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視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

伯非偷璧然以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同降故連用之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

龐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漢火德故云

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墮塗炭之

艱桓靈漢二帝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穿也絕貫斷絕也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太祖魏武帝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載則也重光謂文公孫淵

承藉父光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

王世貞曰此亦晉晉之威應運而興國勢之隆暗不可蔽

與孫皓書 五三

小眾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馬陵
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馬陵依憑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也周禮制其職
各以其所能制其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銜乎吳會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酬報也葛越草布也
出於吳貂馬產於遼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控絃引弓之土也燕
左振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以南面自尊宣王薄伐猛
銳長驅宜上可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
折首遼東郡有遼陽縣左傳桴而鼓周易有嘉然後遠折首復匪其醜次至也不守謂不能堅守也
跡疆場疆場邊也言魏斬公孫淵乃收離聚
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言皆送款誠附魏國自茲遂隆元

劉辰翁曰
以原吳蜀
本自相唱
和其勢亦
必互相存
二者

野清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
羈應化而至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矢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孫皓嘗已聞之吳之先主起自
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孫堅舉兵荊州劉備震懼亦逃引軍還住魯陽
巴岷巴岷蜀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
氣遊竟迄于四紀同言吳蜀恃此山水假息遊二邦合從
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其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公爵為王輔佐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也相和武貌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
絕於衆人也

李攀龍曰
言蜀亡吳
必為之次

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阻謂入蜀也。采，毛詩采入其阻也。景元四年，艾鍾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景元四年，艾鍾
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忠等大破
之。斬瞻。進軍到維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
劔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勒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平蜀之後。置郡三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竊號
謂劉禪也。絳。球琳重錦。充於府庫。球琳。王名重。夫號滅虞
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虞秦并韓而魏
徙居大梁。言蜀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
妾。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外失輔車
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言如蟬之喻。蛻也。外失輔車
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震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汪道昆曰
豎發豈舟
水獸之盛
其有吞吐
敲回之氣

高曰。彭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輔面頰也。車盤牙也。輔
車。脣齒也。意。舊註作陪乘。可笑。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
興。叛吳降魏。亦如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
知物有與亡。則所美非其地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知滅
亡之將。方今百僚濟濟。儻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
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將伐吳。故云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非山。則太行木
盡。太行木。盡大。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
望。濟。深也。樓。船也。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周易。黃帝堯。舜。制木為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謂畜養也。役不再舉。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揚直曰右
此愛民治
國數語不
便曲折而
正大且含
敵人說古
降氣而從
矣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眷眷迴顧貌崇城遂卑。文王退舍。左傳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故先開
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徃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尤盡歷然改容。祇承徃告。漢書尉陀歷然起坐稱
言能改尊保之容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南越王胡立
敬承所徃之書也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
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風從。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
士當雲合風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揚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雍益青徐荆揚交
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
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

李夢陽曰
先之以比
而稱臣之
福繼之以
侮慢不式
之禍文有
次第以後
皓之喻壁
而隆果如
仲容所料
惜其不早
審耳

校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燭微天
辰故云游龍耀路。歌吹盈耳。周禮凡馬八尺為龍。耀士卒
奔邁。其會如林。萬行也。如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
南望。良以寒心。渴賞謂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膏心下也。盲。隔上也。病在膏盲。危病
疑不定也。逆耳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
鵲。知其無功也。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是猶可療也
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
白

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諱言。與康故托諸蕃也。

唐順之曰
此書橋樑
濃郁全夏
六羽色相
王世貞曰
老子之嘆
不為入秦
梁鳴長謔
不由適越
且復以至
知為及開
舟却為登
岳斯蓋取
意而畧文
也

汪道昆曰
馬遠涉行
路之若如

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
疾故移此書於趙景真考其
始未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謔
生梁鴻也歎謂楊朱不可教也謔謂五噫之歌也夫以嘉
要之歎不為入秦謔不由適越蓋取意而畧文也梁鴻也
適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得已謂惟別之後離羣獨遊昔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
漠鳴鷄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言日沒
特馬首尚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
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
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
覓路嘯詠滿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

王維曰
所懼也
所不懼其所懼者謂以下之事至若蘭茝傾頓桂
木也

唐順之曰
前言之後
謂沙漠以
下後慮之
其詞

所懼也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至若蘭茝傾頓桂
木也
所以休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蘭茝香草也桂林香
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孽牙也絃子絃也言風
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論譎邪為中正之
風擊也休惕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故人夜光鮮不按劍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
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橘柚生於南方玄朔北地也華
章袞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龍
龔俗不貴音者也言此四者各適其宜故難以為美也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謂北土難託根以不也懸鞍陋宇也朝霞

感謂比土之性惟托根以下蓋進退觸藩者

揚慎曰此有表願立功中原之志

啓暉則身披於道也。暉謂明也。太陽戰曜則情効於夕陽。太陽日也戰斂也斂曜謂夜也夕陽至晚而向懼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驅馳行人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言將掃蹠人也。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崑崙太山滌滌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鉅鉞也翮自屈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喻自屈也。是居肆之肆。舊注作布與上文義不協。俯據潛龍之淵。仰

五嶺中山綺縠公子本安則松者故不尼同大夫夫之晏紫吳國倫曰繁華流蕩即前植根芳林一服至以以敦履璞沈之所謂斷金之好不虛矣

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穉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徒有遠心相望也。越意存斷金。胡在北越在南言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金也。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勉之以純朴而成其浮華也弗欽言不取也恨不平孰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與陳伯之書。梁至是又以梁降魏故帝使丘遲與之書

何景明曰
此書不即
昔伯之歸
魏而先羨
其勇与才
甚得抑揚
李夢陽曰
以去訪之
際一疑使
委婉不斷
亦陳伯之
罪案以文
之使人能
轉其法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葉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葉小志謂昔齊也。昔慕高翔謂歸梁也。因機變化。遭遇明主。謂昔齊也。歸梁也。立功立事。開國稱孤。開國謂王例故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奔亡謂降魏也。股戰也。穹廬。魏也。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帳地魏本匈奴故。曰穹廬。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刀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曰大司徒公

王慎中曰
此言梁於
陳伯之不
夷其皆墓
不誅其親
戚不壞其
宮室也
李攀龍曰
以言梁待
功臣之盛
伯之必當
歸而慕其

害。竊與謀。自知罪深。不敢降。上謂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仍封為侯。刺繡也。刃箭繡也。夫迷塗知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昔人之罪謂米鮪張繡殺兄子之罪也。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易曰不遠而復無祇悔。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法網之疎。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君。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言宅宇幸妾皆未迫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薦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馬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此馬金印紫綬列侯之節也。疆場邊陲也。節旌。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刑殺也。諸侯水傳國於子孫也。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瓊裘之長寧。不哀哉。魏強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夫以慕容超之強身迄為夷狄驅馳也。長拈魏君也。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
之送京師斬于健康市裕以舟師進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討至洛陽王鎮惡赴長安斬姚泓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皆都洛陽故云舊邦北虜僭盜
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魏也况偽孽昏狡
自相夷戮梁武之初當宣武之部落携離酋豪猜貳方當
繫頸蠻邸懸首蒙街也胡名大帥為酋攜離也武二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言魏朝
而將軍居其國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岬豈不愴恨北至
昔日也絃弓也岬城上女牆也愴恨也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史記

曹順之曰
言比魏且
當係頸懸
首而伯之
乃以為依
甚為不智

何景明曰
吳即江南
風景以動
其感舊之

為趙將奔魏久之思復用於趙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五
錯諸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
河而泣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
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臣卑
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
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想早勵良規自
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白環西獻楛矢
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夜郎滇池解辭請
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其辨髮以就衣冠朝解辭遠國名昌
以頹角叩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魏也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四年監
詔臨川王宏北討殿下者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斥言王也茂親謂帝弟也洛北日
也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君其詳之立遲頓首
謂君因此書不改後
必困偏方思我言也

劉瓛翁曰
陳伯之不
婦之櫛只
方思僕言
一句自是
警喻棟觀

揚慎曰初
孝標與浩
書往來非
一其後不
作書未出
而死有人
於明信又
家得書示
孝標孝標
你書卷之
故云重然
書不及亦
難但當存
殷之感不
知何以言
卷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

來非一其後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得
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然書
不及辨難而但寓存歿
之感不知何以言答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難謂沼

之論也天倫之戚謂兄弟死也致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也長逝謂死也緒遺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微沫也青簡尚新宿草

將列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泫然不知涕之

無從也孔于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向哭之遇一哀雖際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際隙

李樂龍曰
此書全為
斯者嗟咨
扼腕之不
及百字而
典麗適古
六朝人絕
調也
唐順之曰
曹憲宣室
東山蓋山
純用見錄
事以失不
經然其真
捨之感亦
自功至

波電波與電光皆不久傳言人命如故存其梗槩更酬其

旨梗槩略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

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

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

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破而死漢

書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

故爽差也微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

異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

冢冢後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有舒

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

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

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延陵季

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子將

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

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季子以劍掛其墓樹而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也

文選卷之七 答劉秣陵書 六十一

何景明曰
是時使易
列於各官
故不及
主世貞曰
歌原孔子
作經之所
由而下及
戰國而暴
秦以至漢
吳孝惠之
武成之
際其間典
籍具廢一
二知結諸
學信當時

劉歆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

歌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學官而習之

今歆典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

不肯與歆論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

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卒而大義乖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遺豆之禮理軍

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孫子吳起並著其

諸儒博士
或時置對
其剖析數
家折衷與
旨當使三
經如揭日
月而天行
矣

法行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是古之罪謂以漢興去聖帝明王遐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

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

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周勃

侯灌灌侯灌灌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掌故

伏生秦博士也生於壁中藏得尚書官名尚書初出於屋壁朽

折散絕古書以竹簡編用繩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禮公羊春秋諸子

孔子弟子學官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文選卷之九移書議太常博士六十二

唐順之曰
孔子經籍
在天地間
大較感發
之數述為
乘除此蓋
與國運相
終始非人
事也

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建元孝武年號也。鄭人慶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雅成一經也。雅頌皆詩也。泰誓後得。傅士集而讚之。孝武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武帝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全經未焚書之時。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孔安國者孔子後也。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

楊慎曰是
時李注者
各本師傳
曾无定說
故或恐其
破或壞其
始也。迨后
千餘年而
始得趙宋
漚洛閣宋

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離真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編比次也。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殘缺非古文也。恐見破也。立學宮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雷同如雷之發聲。同時而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抑

明其孝深
孤之士始
若及迷途
而益修岸
無行豈不
大哉

也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以今聖上德
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今聖上德
通神明繼續揚業亦慙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此乃
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
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歐陽和伯事伏生春
王孫受易從田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李夏陽曰
教言折足
通篇之意
則向專用
以法而論
得之家法
深矣

是侯尚書春秋穀梁氏魯學也梁丘從京房受易夏侯勝
是尚書有大義從伏生受尚書傳從九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山
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
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守殘守殘
○北山移文周顒字彥倫初隱北山後出為山陰令秩
文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代此山移文以

孔稚珪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
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馬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李夏陽曰
同顒之隱
鍾山而復
為山舍

瀨音賴

唐李邕之隱終南而復就徵為左拾遺同以是知洗耳投淵之士蓋亘古准之也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驛傳也謂山之英爽馳度白雪以方
絜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
千金萬乘俗皆貴之高絜之人視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
於延瀨固亦有焉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游伊雒之間蘇
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豈其終始參
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參差不一也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
見練絲而泣也湯哭楊朱見岐路參差不一也
而哭也言周子無一定之志也參差不一也
而後黷何其謬哉言周顛顛跡向山中而嗚呼尚心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
以供飲食仲長統性儉默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
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數音核

王維禎曰以上言顯初志如此吳國倫曰形馳魄散數句寫出周顛喜躍京家以以虛為實文之奇折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無習隱南郭備俗中之備
閨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
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借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
乃纓情於好爵江臯隱處好爵指人爵也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
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
往或怨王孫不游傲蔑皆輕也談空空於釋部嚴胡玄玄於道
流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
流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嚴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
子也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儔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
隱於宕山以上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言徵車形馳鬼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焚製荷風雲懷其

六五

吳國倫曰
以下俱托
山字以甲
其无聊之
思受欺之
概其用青
松白雲潤

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
紐金章縮墨綬樓愴憤咽皆然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
銅章墨綬縣人夫亦有喪失而然怒也金章銅印也
妙譽於浙右所理邑近海而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
誼鄙犯其慮牒訴控孔惚裝其懷帙書衣也擯棄也牒
文牒也訴告也控怒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網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董仲舒集七絃琴歌鄒陽作酒賦皆逸人
之務言今繼絕也網繆親近也紛綸衆多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張敞趙
廣漢俱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我謂北山
自稱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潤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摧絕破
壞也至於還風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
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
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
峯竦峭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過弔慨歎也游子謂顯
也欺誑也弔問也
麗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託林潤以申其愧風
月所以滋松桂之美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局促迫
也
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摧絕破
壞也至於還風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
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
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
峯竦峭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過弔慨歎也游子謂顯
也欺誑也弔問也
麗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託林潤以申其愧風
月所以滋松桂之美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局促迫
也
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

王世貞曰
以山灵致
其不欲見
顯之意

檄曰一
篇全為武
帝文過然
文字委曲
裁以大義
令使者身
蜀民月分
其竟遂行
告諭之体

唐順之曰
陛下即位
以下備述
武帝未服
四夷見所
以通巴蜀
之意
何景明曰
不然謂道
路非理之
患非陛下
之意也結
非非大
臣之前也

汗淥池以洗耳以相見崖嶺再被萍蘊更以俗塵點我蕙

於谷口杜妄於郊端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喻巴蜀檄微相如為郎數歲會康蒙使略通夜郎焚中

司馬相如然知我情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布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檀專也勞士大夫征

指闕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閩越南夷國名相誅謂

貢職不敢愴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而為善者未嘗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謂唐發巴蜀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幣帛和戎之貨也

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關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

謂起軍法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楊慎曰邊
即之士以
下是李暹
即之樂又
效死以諷
巴蜀之民
李暹陽曰
剖符之封
一段是本
晉祿以等
勳巴蜀之
民

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自盡也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謂謂張子注矢而持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之也兵矛戟之屬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
諸侯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也。帝第甲宅也居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帝城之東故曰
東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
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謂夜

王世貞曰
篇未終語
通繳前意
漢文多此
法

即也逃亡抵誅抵
其罪而誅戮之也身死無名諡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言與立功之人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悼傷也信使
誠信之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
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老有
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重慎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亟急也縣有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袁紹伐許
乃檄州郡

楊慎曰此
傲為哀本
初自處其
高歷救重
操則第其
其罪惡
端始无定
身之地
氣莊重音
响悠揚自
出師表始
不多得
猶愛其
不忍加官
有以也

陳琳

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傲以告
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
孤而巳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
不得不發操
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備歸陶謙謙表備為豫州
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為左

將軍國相謂為侯王
相國也守郡守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
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
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
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
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

立大非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養

放橫傷化虐民饗養父嵩乞句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

璽輸賞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賊賄路竊

盜鼎司傾覆重器鼎三公象也非才操贅闈遺醜本無懿

德贅喻嵩也闈謂騰也言禦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

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

謂遷勳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紹奔冀州卓因拜紹勳海太守囚舉勳海之眾以攻卓東

夏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也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至乃愚佻短略輕進

李攀龍曰
日幕府至
失序本初
與操革
之田

唐順之曰
救語惡救
受傲呂相
救秦書條

易退也能輕也略法傷夷折劔女數喪師徒徒也師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數敗

紹專以精兵修輯被以虎文獎蹠威柄言操實羊質而

之表操領東郡威福也翼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

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振

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元元謂百姓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

受灰滅之咎操為兗州邊讓言頗侵操操自是士林憤痛

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林言故躬破於徐方地奪

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

言無所依也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言

君也枝喻諸侯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

象奔沮擐貫也胡慢切言紹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交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操為布

紹上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無德於交後會鸞駕

反旆羣虜寇攻會遇也鸞駕天子車也特揚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紹特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瓚大破

紹軍鄙邊邑也是暇也禮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

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迂當御省禁明

也勿主謂獻帝也魯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

朝政尚書為中臺御史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由心任意也在口言出而莫之違也五宗

揚慎曰次
操罪如益
璋層皮愈
庭愈大而
深

妻族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羣談謂議朝政者腹
也。中傷之也。謂百察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
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故太尉楊彪與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解。睡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綱。處為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表術作亂
以大逆眦睡。目貌楚。擯也。榜答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
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
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舍聽。改容
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
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
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室。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言塋樹猶合恭敬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

李華龍曰
不即死吃
合窳頗得
三代詔命
之旨

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墮壞也。突破也。言操置發
冢墓。以取金寶。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
弄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督繳充蹊。坑穽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
吁嗟之怨。晉徽以射鳥者坑亦葬也。以捕獸者喻法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會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詰謂問加緒舍容。真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左傳弥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言紹加意容乃欲摧撓棟
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往
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征瓚時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唐源之曰
文中若有
韜芒不可
迫促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璣亦梟夷強寇謂璣也言璣樂逆
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
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
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由鹿陽由也紹入朝歌自鹿
陽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
各向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即交質之質前登即先登言
降紹為所用也大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淪沒也言皆
畏威亡沒於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震懼驚懼貌敖地名中有太倉備欲以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隊莊子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本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為
豐隆故云隆車隊猶轍也喻操之拒紹也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
巧勁弩之勢戰戈屬胡匈奴也中黃伯夏育鳥獲并州越

運道昆曰
坎言操無
可戰之將
其勢易破

太行青州涉濟漯紹山長子謂為青州騁高翰為并州太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左傳狄子
如捕鹿晉人角之謂我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
入犄角一人疾足犄疾足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
荆州郡名 宛葉縣名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覆滄海以沃燂炭有何不滅者哉炳燒也沃灌也燂火
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黃二州名營其餘
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彼
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祖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
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俟血刃言將士迴旆揚揮以啓
易兵不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
血刃也

王慎中曰
此言操之
莫逆必當
預過其漸
李慶陽曰
此應前非
常之人立
非常之功
意

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榻翼莫所憑恃
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
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過之萌
因斯而作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
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言州郡
給之以兵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舉以喪名為天下
笑則明哲不敢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奉謂奉兵幽
所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張繡以軍
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我馬羅落境界羅落布舉師揚威並
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陳琳草檄
其間論人
處反復明
快只將禍
福字而演
論其時
徐正統
君子恐不

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言恩
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不究其前罪也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陳琳

檄吳將校部曲文

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漢

年月日子尚書令或子發檄時也荀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
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
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木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

能先陳而
寫也

唐順之曰
此言孫權
長江之不
及持

王維禎曰
夫差吳王
漢俱管卷
有吳地而
敗亡故以
此

名字不足以淹簡墨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譬猶擊角

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吹主爾雅待哺曰鼓

躍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變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禹時有苗弗率帝乃誅

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

越之旌不拔朝鮮東國名壘軍壁也列除也史記朝鮮

揚僕征之不刊不拔猶云至今存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

也以上皆言長江之不足恃也

用中胥之訓立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吳王夫差承父闔閭

法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申胥及其抗衡上國

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馨

越軍稱竿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王夫差北會

吳吳王夫差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及吳王淝驕恣屈強猖獗

始亂吳王淝高帝兄仲之子立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

太尉帥師南下榮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太尉周亞夫

漢與漢所封七國同叛无也榮陽郡名

解冰泮言破敗之速也

漢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

刃以陷其脅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

王出勞軍使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

人縱殺吳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

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

桀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吕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

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

何景明曰
此言所以
未即伐吳
之意

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敵矣。而曹討之。如順風。縱其盛。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火大。兵未及鼓。而賊以破亡。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京州。復欲鳴吠。遊散也。嗚吠。猶叛亂也。韓遂字文約。言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伐韓。遂。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隴西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相救。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能征就。籠魯為鎮。民中郎將。將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也。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謂計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斃首

李夢陽曰
此以爵命
順江東之
將校而使
之。歸。自奉
故。嘗受室
焚首覆戶
者。以脅之

萬里。偏將謂夏侯淵也。於旗也。萬里自京州至許也。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陽平。關名。十萬之師。謂張魯之眾也。上崩。自子魚爛。從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巴夷王朴胡。實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朴音浮。落。聚落也。巴實皆地。名。王胡杜等皆巴夷諸姓也。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兵不鈍鋒。言不挫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堵。安堵也。安堵。猶堵不。失家業也。反還也。而建約

王世貞曰
言吳親秦
其威力伐

支屬皆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超
之妻擊焚首金城。魏志南安趙衢討趙臬其妻于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彼謂魯等此謂建等夫擊鳥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勝紂
也於牧野由孟津退師以示弱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
今者枳棘剪犴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剪犴音捍除萬
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
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羗。並戎狄號震奮席卷
自壽春而南。九江郡有壽春縣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
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武都氏
銳利也汶江名搃抵也庸蜀地名言不令為吳之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

楊慎曰以
言誅權之
后但將士
有才者俱
在所錄用

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湖
軍期至吳會也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丞相銜奉國威為之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期命謂權
也丞相曹操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枝附葉從謂
也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
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
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建安
袁術敗於陳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
眾出降。張遼侯成皆呂布將還討駐固薛洪膠音尚開城就化。薛洪
紹屯射犬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
膠尚留守自將兵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
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奩舉事立功。官渡地名

汪道昆曰
此即諸葛
將思降而
立功者為
吳亦微

役征也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
郃高覽降此言高覽當有二名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
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
配兄子開門入兵表譚敗後審配兄子榮既誅袁譚則幽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袁熙大將焦觸等舉其
降縣來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交敵拳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
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
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
者也若夫說誘其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

三言倫曰
歷劫權之
罪惡示諸
將校必宜
背權原法

漂流與燧俱滅者亦其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
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無矣操使張遼與樂進
曾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
將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操討張魯於漢中
故云懸隔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也而權殺之盛憲字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孫
齊書呼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
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
示輔輔怒無辭乃悉斬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
罪下民所同讐幸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通云也言權是神靈之逋亡罪
人百姓之所怨讐也伊摯伊尹

也武王伐紂飛廉與紂同戮此感吳羣臣也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儔彥德行修
 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謂先世賢德也惟思也舊德也膺承也文養也周泰明盛孝章兩家皆為權所誅戮聞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連沒林莽謂為庶人也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彼皆能繼祖父堂構世業也子產曰古及吳諸顧陸舊族長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
 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言並相被驅迫不得還漢所以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也

何景明曰
 誅任一人
 典衆无忌
 以應前元
 惡大對救
 句

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矧羅賢聖之德也鴟
 鳩之鳥巢於韋苕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鴟鳩小鳥也為卵破所託危也今江東之地無其韋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
 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竿計也言若未能殺漢背吳亦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蹄謂建信君曰人有是其次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殺盡手則斬

李夢陽曰
數句然括
前言如干
將水斷陸
截更不粘
帶

手蓋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
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峻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
身而後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
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大雅既明且哲
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忽朝陽之安其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
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
朝夕也放至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
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購募謂以財求物也

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
○檄蜀文魏景元四年令鍾會代蜀會至漢中蜀大
鍾會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

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志也言眷蜀人遺令討之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指陳

留王留王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馬昭也允信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
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悼愍傷痛也言巴蜀百姓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師於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

西將軍鍾會出洛西將軍鍾會出洛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有苗謂三苗舜伐

檄蜀文

二十七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式
服干楯也戚鉞也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商容之
閭散鹿臺之財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鎮西會也此
發鉅橋之粟命天子之令也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國語祭公謀父曰有征討之
辭元元百姓也
故略陳
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
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棄同即異靈帝未黃申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
曹操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
姜伯約屢出隴右伯約字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有九伐之法
愚弱犯寡則
外則檀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伐之
賊殺其親
則征之故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

行則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
滅之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
段谷侯和沮傷之
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段谷侯和皆地名
鄧艾破姜維處也
應旗指敵或從則而來金鐸之聲揚
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鴻是謂堂堂之陣
比年已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此近
寧歲謂不安也諸
賢謂蜀將吏也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秦惠
使吳漢滅之授首謂就戮也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公所備聞也
左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今國
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

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江夏太守孫
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文欽
丘儉率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子粲及虎
踰城出自歸昭表鴛鴦虎為將軍名賜爵關內侯進兵登城
唐咨面縛降拜壹等第跋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
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
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舊註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夷之不便為國用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

吳國倫曰
武帝事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湛恩汪濊外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湛厚也汪濊也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司馬相如

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以已意難之以諷天子今玩其文義莫非逢君不知如何以言諷也

南表宜是
好事其矣
相知只是
強分疏如
又強說道
理至以馬
治水為比
此非所以
按正人主
也然文辭
而命博有
移傲之

朝舟從駝江定笮存邛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報車也
輸舉苞蒲斯音曳斯輸國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報車也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羈縻謂以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王維真曰
實御夷
之正法

何景明曰
敵所恃以
事無用誠
中當時之
病

楊慎曰非
常之人教
語析難說
主意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三郡三蜀也夜即縣名言通夜即未竟今又續西夷且夫
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
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不可記言其來久也仁強指漢以前
帝王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鄙人者老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烏謂此言所說非也必如父老之言
俗而從中僕常惡聞若說此說也然斯事牀大固非觀
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從陳
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唐順之曰
引禹治水
之事以比
漢武事四
夷之功頂
云不倫然
正欲以明
常
李夢陽曰
此段雖是
出武帝非
常狀貌宛
然在千古
之上

之原黎民懼焉原本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即難與處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
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避徙崎嶇為
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
灑分也史紙切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
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
慮而身親其勞躬膺奏抵戶無腋言非獨百膚不生毛豈唯民哉
姓禹亦勞也抵膺也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于茲猶云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
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
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王填手委
積以下常
君也崇論
闕議以下
非常者也
殊威俗異
以功之非
帝之也疏
狄不閉而
下則臻厥
成而天下
晏如矣
楊慎曰相
如之文中
有賦體即
一段可
見

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
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
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
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
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矣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夫戾很惡也言很惡之
夫見者仇且垂涕况
天子能止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
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胡匈奴也諸
貴也四面四
夷也風德謂使以德風論胡越而其君如魚鱗
之相次仰承流風也號教令也億計言多也故乃關水

江道昆曰
極氏流焉
至矣於逸
樂又持一
蕭之意而
終繼之如
禹治水事
以下敘
武事又
申言非
固當之
異及臻
成之首也

若微荆以沫若二水為關荆荆江以為界也
出廣平微外入江鏤靈山梁孫原鏤靈山言刻石以紀功
也孫水名梁謂作橋於
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言疏遠之固不被墜
閉得觀光明習旦也
也提安樂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周氏絕業乃海
不揚波重譯來
朝之類舊註作修典禮義未協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
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城
五下登三言漢德之感上可城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

升也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數澤悲夫鷓鴣大鳥喻通西南夷事也羅者喻大夫先生輩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懷來謂其所懷之意也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辭退足貌還延却退貌

對楚王問

宋玉

王維續曰不答二字乃一篇張論張本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遺行謂行有遺失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三到

李愛陽曰求說所不以不答以故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鮪鳳皇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鷄小鷄也魚朝發岷嶠之墟暴鬻於碣石暴露也鬻魚之鬻也碣石在海畔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孟諸大澤名鯢小魚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鮪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現琦臣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論答客難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奉賢良方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王維積曰
平時則聖
奢無所施
才其突當
武帝遠駕
長御之際
資才未必
全該之君
浸論又理
自是如以
楊雄解嘲
班固買歌
皆祖六

位澤及後世都居今子大夫非謂朔為大夫也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層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其美自以
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
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飽之徒東
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予之所能備言其
備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
雄得士者獨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
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唐順之曰
時異事異
三句應彼
一時句是
收拾前意

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履
孟帶連如衣帶也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埋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
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
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
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掌故百石吏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
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雖然一轉不似答詩曰鼓鐘于宮

卷之九
八五

李夢陽曰
雖然一轉
不似答詞
又若有相
規意

汪道昆曰
狂而直之
類句李尚
書考者勞

文選卷之九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有諸中必見於外也苟能脩
身何患不榮太公躅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音稅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
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黈纁以黃絲纁冠兩傍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聞卒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狂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風

之其句意
枉預序春
秋亦有以
苛句要亦
不甚切題

孔子之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
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塊然貌廓空也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
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以上正是自明所以陸沉金馬
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
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筌
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筌小木枝猶是觀之譬由龍龍一名奚鼠昨藟也之襲狗孤豚之咋
白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龍一名奚鼠昨藟也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今以下
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解嘲

并不序雄但知諛時人攀附丁傳董賢之為非而不知他日為莽大夫有甚於此所謂泊如自守卒成虛說以此為嘲不知當何以解也

楊雄

唐順之曰

以祖東方 帝時丁傳董賢用事丁明傳晏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鼻情若空

附離即附麗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太玄經

難技稟文

謂淡泊 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玄當黑而尚白將無所用而雄解之號

米過之其

無為也 曰解嘲其辭曰

則不及矣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

中間文氣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珥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

不過四轉

說出人

解嘲

解嘲

過世冊... 承分也...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天子殿也...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數十餘萬言... 侍郎擢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 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

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貪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是故鄒行以頡頏而取世資... 後陶塗... 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文選卷之十 解嘲

王世貞
昔三仁
段言人
去晉侯
重輕蓋
上文時
無所須
意

自以為臯陶戴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紼所氏切
也言冠冕之士凡有所談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
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鳥
飛不為之少四鳴曰乘言朝廷得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
歸而周熾伯夷與太公為二老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霸吳王不用伍子胥後亡其國越王五殺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燕懼五殺百里奚也燕懼言毅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魏齊答擊范雎折角拉齒後人秦蔡澤以禁吟而
笑唐舉魏齊答擊范雎折角拉齒後人秦蔡澤以禁吟而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王慎中曰
无所誑也
以下即孟
軻為方來
師以上意
相而
又不重
復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七或解縛而
相或釋褐而傅左傳齊殺于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
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披褐帶或倚夷門而笑侯嬴
或橫江潭而漁漁父或七十說而不過矧或立談而封侯
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
為趙上卿食邑於虞或枉千乘於陋巷桓公見小臣撥
一日三至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
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土從或擁篲而先驅方士傳言
諸侯畏之皆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信與空隙蹈
瑕而無所誑也經折挫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
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世

文選卷之十 解嘲 三

王世貞曰
炎隆
蓋指丁傳
重美與附
而家
至二千石

尚同而惡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日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聞而罷之言不在用也且吾聞之炎
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
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甚莫測其所以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不問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高明富貴攫九默者存攫等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
守德之宅庭宅謂精神道之所居處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
未知何如言若使古人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今子乃以鳴皋而

笑鳳皇執螭鳥典而朝龜龍不亦病乎文曰在
賜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
也悲夫命雖扁鵲告神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口免於微
索索刑具也俞肩蹈背扶服入橐俞肩有蹈背畏懼也扶服謂扶持而入於橐
也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介者間其
也抵側擊也音紙言睢問秦王兄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扼穰侯而代之為相當其機會也
顛頤折頤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益其咽而亢其氣拊
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顛欺甚切頤鼻莖也於達切沫西面
秦高相范睢而說之奪其相位以得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漢高祖也
婁敬委輅胡脫輓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李委陽
故有造蕭
何律一段
即前而志
又倒一倒
語不丞相
沿文法自
李斯上逐
客書陛下
致崑山之
臣三段末

之長安適也。漢書景帝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論曰陛下駕西都長安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委輅脫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
蕭何造律宜也。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故曰呂刑
法合其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詩平也言有
時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策於成周之
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章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日
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為夫蕭規曹隨律法曹參隨而行
金張許史皆漢貴盛族也。夫蕭規曹隨律法曹參隨而行
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墮雖其人之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惟

其同倫曰
惟當時不
可為而猶
為莽大夫
稱莽功德
作符命豈
所謂然哉
守玄者哉

必用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本可為而為則
必用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壁事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
公角里先生。絳里季夏。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
連。公孫私對策於金馬。驃騎將軍霍司馬長卿竊貴於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文帝夜奔相如卓王孫不
為富人。居漢書伏日。賜肉去太官。奏之。上官丞曰。晏不來。東方
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按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挑文君。故言竊炙熟肉也。細君謂妻也。僕誠不能與此數
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并序

文選卷之二 答賓戲 二

班固

楊慎曰規
模全做解
朝中間多
是醜和崇
正意思正
所謂折之
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
守也末後
一結不能
忘情於利
徒却露出
本相較論
子要一着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
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
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宿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一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傳叔孫豹之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
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巨炎反棲棲遑遑憂
臥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由此言之取
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取舍謂今吾子
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莫龍虎



之文舊矣英華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湛
古沉字譬被也謂被龍虎之衣也舊久也卒
不能撼首尾奮翼鱗卒終也撼舒也言其終不能似神龍
振拔冷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
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帶都計切紆屈也
上下無根帶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毫芒
謂無援也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已
也言慮盡大小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
最也擣布也藻水草之有文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
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朝夕之策謂主人
適爾而笑曰適寬舒之貌讀作悠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
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西南隅謂

李夢陽曰
言君子處
戰國必不
為遊說之
習俗所移
以遊一日
之遇

謂謂之突突一曩者王塗無穢周失其馭曩昔也侯伯方
軌戰國橫驚音務方併也軌軌也於是七雄施手關分裂
諸夏龍戰虎爭趙魏也游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
馳風吼也馳音庖電激謂口端其餘焱必飛景附雲煜育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焱音熒當此之時搗
朽磨鈍銳刀皆能一斷搗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
刀能一斷割蓋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保鞏燕趙將
亂世易為才也連為書繫矢射之燕將燕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遺趙王
將得書泣而自殺虞卿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遺趙王
書持魏齊頭來魏齊虞卿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遺趙王
度趙王怒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歌發投曲
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鳥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歌曲也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平迂

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言人因權勢合於變通為風
通於政體非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賢術之法也秦散大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謂張儀佐秦散大亡命漂說羈旅騁辭亡命謂逃命若范
客游不得志也秦說謂承說之言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奮發也時務
鑽者取必入之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奮發也時務
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
富貴言據微侍乘邪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皆細禍
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
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謂商人
鞅輩臨死敗皆悔恨之古士班固以自託也韓說難既適
其身乃因韓非作說難欲以為天下法上書既秦貨既貴

文選卷之二十一 答賈誼

厥宗亦墜。呂不韋以子楚為奇貨謀得嗣秦後不幸竟以遷死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廓帝紘。恢皇綱。廓大也。紘道也。皇君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羲農也。隆廣盛大也。黃帝也。唐虞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舍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謂同源共流也。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蕃滋盛也。零落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懼所聞而疑所覩。吾子謂賓也。懼也。疑也。欲從整毛。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汎音瀦。正出也。喻賓以小見也。

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各為舜謨。武王訪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殷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十兆。得大公望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音銀。甯成。飯牛。歌桓公得之。五達曰康。四達曰邳。張良步游下邳。垠上有。一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邳地名垠。淮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神交。匪言說之。近者。相信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展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高帝謂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我所以得之者。何。陸賈乃祖述有云。之徵。凡著十二篇。號曰新語。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

王世貞曰
世宗箕下
殷說周望
齊齊漢良
廼立功者
陸董劉揚
西立言者
故曰垂上
而夷惠穎
孔則立德
太玄曰吾
徒之師表

見其面發藻謂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
著春秋繁露也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何
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揚雄譚思暉天文選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暉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
天即太玄經也譚深也
輿謂宮中壺
籍之困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
非亞歟亞次也言少於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
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春秋哀公十四年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
地之方方猶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
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文子曰不言
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供猶全也腴膏也神之聽之名其舍
腴也言御味道德之膏腴天符天相也

楊慎曰牙
曠以下諸
人皆小技
不能著述
為業者故
不登則之
彼烈

首手計曰神之所之式穀以宿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
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韞藏也言璧藏石中珠在蚌內歷
光應龍潛於潢汙魚龍媒之世莫見及剖之則景曜英精遠而
也有九龍應龍有翼小水謂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踳吳蒼也故夫泥
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賤先
謂在石蚌時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言君子懷德
後貴謂剖之也雖初時未見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雖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
顯也用後終技於弧矢般輪摧巧於斧斤摧猶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傳晉
於秦秦伯使衣和視之鵲扁鵲也研計走亦不任厠技於
然之名也桑桑弘羊也以心計為侍中

得慎曰王
通云秋風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其悔心之

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密靜也走主人自稱也阿問

。秋風辭并序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西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大
兮奈老何上施樓故

。歸去來辭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詩曰式微式既自以心為形

人本無
文學惟
明歸去
辭以可
賞者矣
又以賦
詞之誤
具輕詆
以
正世貞
自舟推
以輕處
以持次
歸之景

後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

之末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所

菊猶存三徑蔣詒事言久於門首伺候也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

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園中曰游涉策扶老以流憩持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

迂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

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一井為疇有或命中車中車有

汪道昆曰
嘆道滿羅
曠虛自是
茂人之見
玩之真能
胸後名利
矣

至慎曰曰
詩序始立
自序之

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舒曲貌木欣
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東臯
營田之所也春事東故云東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乘化
其運會也歸盡謂同歸於盡也

序。毛詩序
卜商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閔睢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音調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風化來舒
徐潭靈真
離離感世
之文

唐順之曰
先王命太
師陳詩以
觀民風蓋
以此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也。風刺上，謂警喻不斥言也。
諫不直，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
風變雅作矣。即詩亡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故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安國以治尚書為武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

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李夏陽曰首叙尚書之所由而及始皇之焚伏生之授壁中之得一一視縷所稱序不俚者

王雅禎曰
使書元濟
南伏生則
不能傳
使無壁中
科斗亦平
能考論

也。先君孔子。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故云先君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戰方以除九丘。職方與地志之類。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訖至也芟夷煩亂。襲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如芟草而平。典謨訓誥誓命之。有浮豔之辭。皆如刀剪而截之也。訓伊訓也。誥康文凡百篇。與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猷道濟南伏生

其文
字亦蓋天
啓斯文而
始皇之坑
焚然不能
使剝蝕而
消歟也
揚慎曰金
石絲竹之
音近於幻
且孔子平
生不語怪
力亂神
而區區
竒以驚世
哉疑乃帝
王之書其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魯共王名景帝子名餘。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前漢時猶未簡寫。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

及响自不
容過掩如
以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
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
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魯國史官記事而有記事者以事
繫日以日繫日以月繫日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

王維禎曰
史天子之
文諸侯亦
有之

也繫於其月也時四時也遠近謂年月同異謂事也故史
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錯舉謂四時不可偏舉故舉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
也故於四方此天子之史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
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易象乃周公所係春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
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崩薨曰赴禍福曰多違舊章仲尼

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謂以辭害義者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傳在經前也或後經以終義，依經辨理，因經而後也。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發其義也，錯經合異與經相錯綜而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下五例也。審異以致同也。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漢藝文志左丘明為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技業，究其所窮，優而柔

楊由經文如化工何嘗有列左氏乃強為之例胡文定又從而因之聖人筆削之微意湮矣

之使自求之，磨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左傳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此非左氏任意為之，皆經國之常典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其者指左氏而言，言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之，裁其義理，成其倫類，皆據舊典，凡例諸稱書不書而啓發經義指行事之善惡，以正褒貶也。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例之外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左氏秋新意皆隨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者，正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

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五例見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曰秋叔孫僑如齊傳之曰九月僑如齊

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

而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在彼也僑如齊則夫人為尊

年經書諸侯名起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

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關於此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

起義在彼侯之有闕亦二曰志而晦以志事緣陵而但書諸侯

約言示制約言制約言志也推以知例推其事以知參會

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吳國倫曰
五例中惟
婉而成章
稍類經
之藩籬

日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

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

為主會爭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

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與為文而書

書曰及彼不與我謀曰及也此二應命則以相與為文而書

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也所謂志三曰婉而成章以成篇章

而晦者也參尋可知其例也所謂志三曰婉而成章以成篇章

曲從義訓義訓所謂婉也

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

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秋以諱國惡為禮

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因許田之類是也

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別廟焉妨田是鄭國湯沐

代魯祀周公而妨田之薄也鄭伯因別廟焉妨田是鄭國湯沐

許田若進璧祀周公而妨田之薄也鄭伯因別廟焉妨田是鄭國湯沐

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

文是卷之二 序春秋左傳

唐順之曰
天下豈有
欲求惡名
春秋故惜
其名而不
與者哉謬
甚

其言無所汗直書其事所謂也具文見意具為其文以見詭
曲汗首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不
公二十三年經桓公十五年經書二十四年使家父來求車齊侯
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二十四年使家父來求車齊侯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
來獻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辱凡此三者皆有書其事
具為其文以見詭詐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其懲也惡者
既懲善而不汗也音伯意五曰懲惡而勸善其懲也惡者
者自勤求名而亡名而名反亡沒欲蓋而章蓋其惡而名
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善引四事以證懲惡勸
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繁襄公二十一年經書及防茲來奔三
閔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魯公二十一年經書及防茲來奔三
十一一年經書鄭黑肱以濫來奔春秋之類是也防茲來奔三
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魯侯曰盜則見而欲求也防茲來奔三
禦之名耳而春秋折之何書曰盜則見而欲求也防茲來奔三
其黑肱營年夷二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其名以邑來奔求
食而已不期名之著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以邑來奔求
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

此五體者情言其意跡言其狀其實一也以尋經傳
五者之跡以尋求仲尼觸類而長之以類觸類而增附于
作經左氏作傳之意以此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見人所行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華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於獲麟
凡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設為問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因魯史舊文等語也則經
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
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
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府淺

何景明曰
去公穀而
專左氏什
經以直左
氏忠臣矣
然尤不若
孔穎達之
校定諸家
為詳而盡

諸家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預今所以為異專脩立明之
秋是適足以自亂終無益也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
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
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也景伯賈逵也父
秋條例述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也亦治左氏春秋未有穎子嚴者子嚴雖淺近亦
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
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
名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謂甲子以類各為一部謂甲子以類各為一部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

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
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立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
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
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
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
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周自平王東遷故云東
公長子攝主國事以遜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其弟故云讓國賢君

汪道昆曰
吳甚得聖
人思周公
與尊周室
之意

王世貞曰
春秋豕豷
而文直若
日月之無

私也君欲
隱端避患
則何以成
其缺敏華
蔡而令千
百世榮自
厚也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
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
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
義王義謂一王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
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
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
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
成致麟，既已妖長，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

揚慎曰晉
有三都城
必藉皇甫
謚而重皮
相之士蓋
如吳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知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
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矣今止稱三叛而
射不在其數則知經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
止於孔立卒者誣也。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謚有高
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序

皇甫謚

謚字士安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
謚自號玄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

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
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
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

勸戒也。也。組系。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七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王之徒，淫文放發言，过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華遠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快張，其文博誕空類。快，誣也。皆大也。空類，謂不附實，但為空大。大者，曠天地之長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

唐順之曰

以明三都

賦中所述

土產風俗

俱核六非

虛張異類

者

李夢陽曰

以擒滅比

吳蜀而以

交禪比魏

左思叔帝

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

一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

變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非方之物，謂所非其地所出也。長卿上林

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

時也。祖者，宗習之謂也。備作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

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揆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

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王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瓌美也。琦大也。言吳蜀

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

六選卷之二十三 都賦序 二

王正統已
失之矣即
成以十年
之勤曷足
多哉

王維禎曰
崇好林藪
以將目弋
釣為事宜
一切淋漓
飽冷不少
漁矣卒後

其憲於錦
帳珊朝典
金谷之綠
珠而者領
且不保何
我安賈虛
名而反月
史絃者何
耶

唐源之曰
穆叔有三
不朽若服
食引氣以
耳何稱不
朽之妙小
也

鑿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行

一山名荆南荆州以南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之

也中區中國也衍大也比風俗之清濁謀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

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二國吳家自以為我土樂人

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

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体國

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思歸引序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大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選中但採其序而不錄其引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

事去官崇為大司馬辰坐未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家已

遊於河陽別業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大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選中但採其序而不錄其引其制宅也却阻長

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日弋釣為

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

雲之操欬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

列九卿也時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黷多尋覽樂

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備女之所作也欲歸儻古人之

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

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豪士謂智勇人也机惡見齊王問自矜其

不載其賦

思歸引序二十一

李夢陽曰
机之賦豪
士以諷蒼
王阿可稱
稱識安危
之理灼傳
身之幾矣
未幾長沙
指咄孟致
之說一入
而兄策誅
夷乃區
吟鶴吟於
將刑也所
謂能見秋
毫之末而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
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禁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
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域猶云力量也落葉俟微風以墮而風
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雍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非乎對曰臣竊為足下
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童牧豎踴其足而
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
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
初終而成曲孟嘗何者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
君遂歎歎而就之葉欲墮而不假烈風故云風之力寡是故
不足繁哀響也泣將墜而不繁哀響故云琴之感未是故
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庶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管可以
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

不能自見
其賤也悲
夫
唐順之曰
自我之量
至任出才
表刺齊王
阿入肝腦
矣

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我之自我即爾為爾我為我也相物猶相形夫以自我之
也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言至微也夫以自我之
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神卷天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哉任出才表言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期皆期忌
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
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宣帝祠孝昭
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仁在涓城界中夜袷服
入廟居即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承竟伏誅袷服
黑服也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况乎代主制
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讐阡陌道路也

王世貞曰
齊王同惟
功有伐故
以周公之
佐成王雖
先之擁以
立宣而其
後卒被亦
言疑芒刺
磨之

命自下裁物者哉言人主威柄素為人所服者尚不免有意外之變而况人臣假天子之權者能
保人之不謀我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補害故曰
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且夫政由甯氏
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所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
公族但祭則公主之而已此忠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
臣見之豈憤人主不能久堪也
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
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君奭邵公也鞅不悅
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疑周公也鞅不悅
平侯班固述曰高平師上惟辟作威周公也鞅不悅
博陸侯霍光也切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
王信而疑周公宣帝見高廟霍光祭陳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言周公霍光所以致君嗟乎光丁四表德莫富
疑懼者豈不為臣勢彊而然歟
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李攀龍曰
以下俱指
齊王同

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周公霍光皆危而得自全
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因其所也伊尹
也文子越大夫
也種也皆誅死
也厚也穆和
也懿美也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可安危之理
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
聖哲所難平者哉饗貪也道家所忌如莊子
功戒者墮名成者虧之類
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
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申宮警備
嚴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然也賈買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然行乎上下衆心日陔直氏危機將發

唐順之曰
河海淫為
窮流喻日

而方偃仰瞪眇謂足以夸世偃仰驕傲貌瞪直視也夸笑世謂夸其功能於世也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不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會知成敗之理自有運會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忘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而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

前之勢雖
大亦有時
而窮阨也
一簣積成
山岳喻熾
隙雖微而
漸積以至
於大也

愈劬借猶假也冠來籍謂將來書此之不為彼之必昧謂引退也彼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積成山岳謂貪位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積成山岳河海堙為窮流喻自前之勢雖大亦有時而困阨也一簣積成山岳喻熾隙雖微而漸積以至於大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謂受刑也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咸作詩顏延之作序

顏延之

唐順之曰
上已勝遊
蕪之二王
飲餞以真
王家盛觀
稍林二山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洞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拓廣也葉代也有宋函

林語即氣
骨蓋尔矣
此序前後
鋪張字
句有孟
秦艷治之
家帝王時
宴之景况
之若聽咸
池於瀟湘
洞庭而宵
不知其所
之興六朝
文之最勝
者

夏帝國弘遠南夏中國也言有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
物皇上以敷文承歷景屬宸居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文之德承歷數繼先帝之
日大橫庚上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宋正體毓德於少
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少畧緯昭應山
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陽王宰太子東宮也畧緯昭應山
演效靈畧日影也緯五星也山五嶽也讀四
漢來暨五方四方中國也維選賢建戚則擇之
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
可法則者施行命謂行令也大予協樂上庠肆教大予樂
也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也國容砥令而
也上庠儒學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品上秩也也國容砥令而
也律行也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式猶法也也國容砥令而
也勤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國上
容百官之儀也職令謂規號令也也

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輪車失
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箴戒也闕七失也記言謂言
官謂文李侍從之職也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也校文講藝之
使歸化也論德也頽莖素義昌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
論天子之德也頽莖素義昌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
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也并柯連理木也素羆白虎
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史書不絕言常有之遠方之國山
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不
絕烈燧干城通驛萬里燧烽穿居之君內首稟朔奔服之
酋迴面受吏穿居之君內首稟朔奔服之
郡縣之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子
制也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子
出入日警蹕平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
表裏內外也和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
中國也和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
也郊南郊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

文選卷之十一
曲水詩序
二五

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天子將出。征類千士。帝類祭也。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日躔胃維。月執青陸。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塵也。春始謂三月之時也。震次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言春時是天地。抵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祇。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于遠。后君也。出餞戒告。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加以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掌故。掌知故事者。司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周公。南除鞶道。北清禁林。除。掃除也。鞶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左關巖澄。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也。澄。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亭臯。謂野作亭也。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松石峻崦。設蔥翠陰煙。游泳之所。為苑包懷其高山也。

揚慎曰。緹騎即今錦衣衛卒是也。

橫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陰煙山中。魚龍也。橫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巡也。旌門洞立。延帷接桓。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延。帷。謂列各至坐所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蒼靈。謂春玉盃。天子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行所。即行。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旒。帝暉。天子之光也。臨幄。坐。看。菽。速。芬藉。觴。醴。亦。泛。浮。重也。觴。酒也。泛。浮。言多也。藉。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銜。組。樹。羽。鐘。磬。格。兩。頭。刻。為。龍。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清。徵。一。奏。有。玄。

文選卷之十。曲水詩序。二十三。

楊慎曰稟和依德正此孟春之月相叫吳國倫曰以釣臺鄧宮作結便齋讀之有餘波以古人題外補意之法

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據翼而舞龍文飾四上謂代奏鄭衛也六葦頴項樂九成韶樂也
轡青翰侍御青翰舟名見說苑華裔殷至觀德驚集揚
袂風山舉神陰澤靚裝藻野祛服縉川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驚奔也言侍從
之衆揚其文其如風吹山奔其袖則蔽川澤而成陰靚裝美人脂粉美色祛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也縉雜色也蓋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行都內者矣殷賑富也縉多上膺萬壽下禔氏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筵席也闔滿也言羣臣皆受天子和情盤景遽歡洽日斜盤樂也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金駕天子車也總馴謂聚洽合也金駕總馴聖儀載佇其馴馬將駕而行也聖儀天子儀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悵釣臺之未臨慨鄧宮之不縣鈞臺會饗諸侯之所也鄧宮周康王朝諸侯方且排鳳闕以高之宮也不縣謂不作樂也縣與懸同
游開爵園而廣宴鳳闕闕名爵園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也並命在位展詩

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楚子木問趙孟云范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天子仁明可當頌德而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饌飲勅融為序

王融

臣聞出豫為象銷天之樂張焉易豫卦象曰先王以作時樂崇德鈞天乃天帝樂時
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天氣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襄城黃帝問道之野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恥寂寥其獨適者也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至如夏后兩龍載區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夏后帝啓也有馬號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周穆王名滿故云穆滿言乘八駿以游行天下如

曲水詩序

二三

今日換飲
同樂之成
意自醜者

唐順之曰
引鹿立大
桐明齊
宋禪而非
征伐

舞馬行貌。臨水臨池也。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我大
宴于瑤池之上。言此二主有宴饗，又不與天下共樂。天
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下之柄也。
創歷改正朔也。誕大也。貳宮，即貳室也。庸，幽明獻期。雷風
用也。大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也。幽明，獻期。雷風
通變。昭華之珍，旣徙延喜之玉。攸歸，雷風通變。陰陽和也。
堯得舜，贈以昭華之玉。言此二寶皆在齊也。珪，革宋受天保生萬國。
刻曰延喜之玉，言此二寶皆在齊也。珪，革宋受天保生萬國。
慶待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之慙。周書，立或為苑。
邑，自鹿丘而歎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於亳，都至大。
而有慙德，歎與慙皆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坳，並地名。
齊受宋禪，而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言能繼清和
非征伐也。而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言能繼清和
之道，連明美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維商長發
理於三王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維商長發
其祥，又駿發爾私。又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高皇帝也。
明之德，啓發其禎。祥安定之道，堅固其基業也。皇帝，布武
體膺上聖，運鍾下武。能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武，道也。

氣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

天地，彈壓山川。淮南子語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猶神

道也。景，昭也。尚書曰：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

具明廢寢，具畧忘餐。尚書文王自朝至，念負重於春冰。懷

御奔於秋駕，而負重也。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轡，履水

夜夢受秋駕，明日以秋駕。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可謂魏魏，弗與蕩蕩。難名，秉靈

圖而非泰。注孟門其何險。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儲后

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儲后太子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

德，琢磨令範。斧藻謂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

入虎闈而齒胄。漢書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

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虎闈，教國子之

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

文是卷二十一 曲水詩序 三

李鑾龍曰
族之隆以
下則美相
臣之賢當
與歎持必
並與宴故
兩及之
李夢陽曰
以下並言
林菽宸澤
之俊悉得
進用而百
司各稱其
職之盛

子之齒為上故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
麟趾宗固磐石跨踰展昌姬韜軼炎漢麟趾詩篇名美公
也昌姬謂文王也軼過也漢火德故稱炎越元宰比肩於
尚父中斂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
譽三公位也易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故云中斂踵耳也
周南周公也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邵伯所芟故云勿翦允信也言來仕宦信能
當施惠莫不如珪如璋今問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
也珪璋喻賢才也朱弗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本枝之盛
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宗族謂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
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樵採之
人也守屏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譙周考史曰公孫述
謂州牧也

託目看不仕及述誅澤盪引鏡自照曰時清日明高沈寔
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乃臨水洗耳
之怨既缺過和軸之疾已消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死
繫在阿碩人之過軸病也謂賢人隱興廉舉孝歲時於外
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言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
之殿最議年穀于豐儉而奏於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
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
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文
成均司摯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摯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
亦管筆也皆史臣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事也珥執也形
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言仙室寒帷斷裳危
冠空履之吏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卓垂赤帷而行及至
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
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

文選卷之二十一 曲水詩序

冠空履言廉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霍去病為影姚校也空當作穿射也勤恤民隱糾逆王慝糾逆正也射集隼於鼎揭旗言勇也高墉繳之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隼鳥以喻伯為害堯使舜繳之于青丘之澤隧道也讒莠發聞攘爭掩息讒莠朝無此事也發無謂攘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稱鳴謂少盜無犯罪者獄皆夕空故養盛草也昔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軍馬之好言老幼皆得所也車馬也宮隣昭泰荒憬清夷言隣言近也荒憬言遠也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言平也言遠近咸和平也文鉞碧罽之琛奇幹善芳之饋贈皆遠夷也屈膝拜也厥文鉞碧罽之琛奇幹善芳之饋贈皆遠夷也

啓順之曰以言奸兄屏延囹圄空虛而充幼各怡愉以自樂

王慎中曰以言諸表貢獻畢至而疆場不

風善芳者頭若雉鳴佩之令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其人不忘餘皆遠方之寶也盈衍儲邸四純牛小牛也露大能飛食虎豹乘黃者似狐馬其背有兩角茲白者若馬皆遠方奇獸也充勿郊虞盈衍充勿皆滿也儲邸猶府藏也無曠曠音軌也曠以乘章奏也相尋言貢獻不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暢長也長轂悠悠旆旆垂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理卷言皆不用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四方之戎有五種無拂不距言歸伏也拂亂也偃息也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示不用也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器車出禮記禮記紫脫華朱英秀禮斗威儀曰人君政平遠方神獸其朱也侵枝植朝則指之故曰侵枝植生也文選卷之二十一曲水詩序曆草孳堯特有莫莢草

上維禎曰
功成世貞
後其魂麗
奇絕終及
作樂崇德
真是天子
家氣象且
文有大根
據處
楊慎曰此
寫方林園
之勝閱畫
修若覽之
知遊鈞天

生於借有十五葉從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雲
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曆故云爾草孽茂也雲
潤星暉風揚月至為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
則鎮星黃而多暉月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
至月行以度至也
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八九謂七
功既成
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
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青鳥春鳥也司開謂
謂於此上巳也同律克和樹草自落同以合陰陽之聲同
陰律
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
動於天囑日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此
記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載懷平圃乃瞻芳林芳林園
行慶施惠慶賞也囑視也
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園在齊高帝舊宅丹陵

宮駢偶
絕奇者

地名堯所生也若水名帝顓頊所
生如昔非江東之地借以美之也
廡無尚於周原既美也均同也尚加也
陋譙居之猶福居魏武帝故里也
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言於園中作宮也經如循
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
和揆度也景日也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
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行離房乍設層樓間去起負
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榮屋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
於玉砌也鏡照也文虹謂屋上畫虹蜺之文也綺疏窓幽
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迢迢潺湲徑復有序貌于水涯也曲
拂迢迢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新萍泛泚華桐發岫雜天
中水流貌徑復謂出入山谷也新萍春之月桐始華萍茹生
采于柔荑亂嬰聲於絳羽小洲日泚山有穴曰岫天牙挑

文選卷之二十一 曲水詩序

三

吳國倫曰
出儀衛
之盛

花也柔黃初生木葉也詩禁軒承幸清宮俟宴
日臨黃鳥故曰絳羽
清宮汎緹帷宿置縹幕宵懸縹丹黃也天子帳帷用之
懸謂預設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謂天曉而無雲也
以俟也辨色謂日光戒道執爰展軫效駕詩伯也
初辨色辨色也駕則徐奮警節明鐘暢音使馬行有節
也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徐奮警節明鐘暢音使馬行有節
僕展軫效駕命也明七萃連鑣九旂齊軌七萃壯勇士也
而疾徐比於一也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
鐘曉九乘名曰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
九旂軌車跡也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
之車九乘名曰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
振動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瑤絞側之飾絕景追風之
山木魚甲以較皮為甲也貝胄以具珠為胄也胃光鑿也煙
騎聚星羅言多也重英絳畫之牙也曲瑤車蓋玉也絕景
追風之駟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
良馬也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
長陣為龍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
也虎視龍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

本
至
撥飲事以
前千聖波
測
濤觀者巨

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言多也羌數辭也紛軫軫爾乃廻
輿駐罕岳鎮淵渟其鎮如岳其渟如淵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毛詩或肆之几葆侷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所
延或授之几葆侷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所
以障舞人也侷詩所以迎暑節謂將至夏也翹舞
名齋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謂將至夏也翹舞
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之山
五彩之鳥名曰鳴鳥弇音菴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兩
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
無靡節者而用之也參差笙也王子喬也正歌有闕
妙靡節者而用之也參差笙也王子喬也正歌有闕
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猷南山之壽樂正曰正歌備
關上終也毛詩君子万年介爾景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凱讌也詩云魚在

何景明曰
宴而稱頌
感恩作文
之大結局

曲水詩序

臣依明君如魚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草鹿鳴之詩也
宴嘉賓之義日在桑榆之間言日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
渥喻君恩已露也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
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 王祥弟覽生導
俟嗣故云六世冠冕言望族也 子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
運行天運如天運之絕也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
以淮水魏徐州刺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
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江

李夢陽曰先序儉之世系見王氏德流光

王世貞曰以序儉挺生之異

使郭璞筮之卦成巽曰吉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
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
有助焉 離王翦也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
以著誠信 老子侯王得一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 昴星也垂芒謂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
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
貢山庭斗統謂面有三庭 宏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
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 金版玉簡太公書名也荀像隱
王賈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
所述史記所謂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
藏之名山者也 沈鬱之思不能成此書離堅合
異莊子公孫龍語謂離其堅者使不堅合其異者使不異
也 莫不總制清衷通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

王文憲集序

劬慎曰此
序儉併包
道術
王維禎曰
表序儉能
備一代典
禮約世儒
所宗

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難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
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函函謂
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而壞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
二京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
聖闕典未補大備茲日晉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
關典未補者而公至若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齒
乃能備倫於此日髮秀謂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北面
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執弟
子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性託
君父之敬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曰資敬性託
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
自非大勸風俗曾益高勝之道若未嘗留心言志在大
而不在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也言公一
歲喪父也曾虔為侍中薨贈司空謚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簡穆早所器異言早以儉為不此也

汪通昆曰
以下具用
左氏編年
之法此則
先從期歲
叙其歷履

皆折衷於公志學年也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
韋弦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平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
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大高而仰見梓
木實而俯有二子還告兩子問子曰橋道也梓者子道
也言王儉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不待見橋梓而知也夷
平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以自緩童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汝郁之幼挺淳至黃
瑗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
辨之疆為餐誰言已愈郁察母顏色復不食其宗親異之
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也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瑗育之
屬日食瑗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瑗思其對未
其所出瑗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瑗大驚即以
其言對標立也言儉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
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
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

唐順之曰
此序儉初
襲封即能
以義感明
帝

揚慎曰此
序儉入叔
書監著述
之美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
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
事不行。太宗即明帝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
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宋明帝大始中儉尚
陽羨公主尚配也。元
徽年。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
撰七志。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
李充字弘度。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剛除頗重。以爲中經
從分爲四部。其有條貫。秘閣以爲未制。五經爲甲部。史記
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言儉修書史也。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
采拾也。刊削也。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生民屬心言百姓
皆有屬望之心也。時司徒

吳國倫曰
以下歷序
儉遭所生母
儉生平迂
憂服闋也
拜諸職

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
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
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也。吳國倫曰。以下歷序。儉遭所生母。儉生平迂。憂服闋也。拜諸職。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
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玠音介。魏毛玠爲典選
管李重爲吏部郎。識會
謂識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愍侯即儉父
僧綽也。僧綽
以密啓被害。故諡愍儉。以父
終此職。固辭而不忍拜也。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
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蕭道成
也。肇始也。寤寐風雲。寔資人傑。寤
風雲謂朝夕思相感應
以成其業者寔資之也。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

何景明曰
此句與前
其惟神用
相四類

佐之符俄遷左長史言儉為齊佐命也齊臺既建謂蕭道成將受
宋禪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
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艱虞猶荒亂也澆自朝童國
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
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言典章文物皆平時所未儲蓄前
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
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漢
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部
音局晉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選舉稱為廉平言自營
歸者信在於儉也如故謂前領吏部也尋表解選表請解
選部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

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
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
帝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
淮南沛陳汝南郡西楚也穎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
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
願殺我以代世死讐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
解劍而去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訟田延壽
乃自責閉閣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前
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温太真為郡
尹後平王敦蘇峻之亂劉恢字真長為丹陽尹重莊老功
銘鼎彝謂温太真德標素尚謂劉真長也素尚謂清素高
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儉繼温劉之跡而尹丹陽親加
牙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言儉親自牙祭温劉

吳曰倫曰
以簡穆公
既養之恩
求解職與
前早所器
異情宰相
屬

孫世祀即左傳時簡穆公冕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
盛德百世祀也簡穆公儉叔父僧處也儉少國學初興華
解職有詔不許失父母故云有撫養之恩謂居叔父之服今領國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
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
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魏裴藩為兖州刺史嘗作
凡所用物皆呼為服王遂為上洛太守家私馬生駒留
以付郡謂所產故也前良即則言取前人以為法則也後
漢侯霸為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應使車去
轍中乞留霸一年百姓乃成其乳婦棄其子孩侯君當去
不能全也後予即善後我后之皇太子夙挺天姿俯同人
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之也太子高帝太子也當高帝時儉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領皇太子詹事教太子故謂之師友
穆美也金喻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不久也四年以
堅蘭喻香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衛將軍謙光愈遠大典未

申謂辭儀同三司六年又由前命儀同三司七年固辭選任
也大典盛典也也車建不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

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車建不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

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其鳳池之失荀勗為監監令合

同車而行僑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

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

所賀也長輿僑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

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

怨奪者愧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

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干茲以衡平也所

也言選曹以才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一紀干茲以衡平也所

以喻焉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被奇取異與微繼

絕按刑奇異之才諸侯公卿有禮賢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

式典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

典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

劉辰翁曰
以儉備衣
冠之禮故
痛深以後
明教象之
道故教象
之子悲聖
王世貞曰
以上其甚
生卒跋歷
面而後復
藝之儉文
為人方器

軫慟儲鉉傷情皇朝謂天子也鉉謂三公也有識銜悲行路
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五段大夫死秦國
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
益友悲纏謂纏繞也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
羽葆鼓吹增班劔六十人諡曰文憲禮也漢官儀班劔者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利已不玩好絕
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
外多長者車轍言其遠女謂而親賢人也立言必雅未嘗
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聲風流許與氣

類引大也長誘掖也風流風雅士也許雖單門後進必加
善誘單謂接引也氣類謂同氣類聚者也青冥之期言以丹青之鳳
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銓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
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步於江
即飲河水之謂言隨人之所求而皆自涯而反盈量知歸皇
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傳六官
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
取則後昆東觀漢記章帝詔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張酺
受太祖勅制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
增損條目新舊異狀凡十五事爽差也言皆不能及儉也
每流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荒服遠國也
指謂授指謂授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即所謂然

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諛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謂容悅也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言性多寬和故若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物約於處已而厚於及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言生於宗宜不諱世故也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善獨為人所宗依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文宗即文書案卷也環繞也主者成奸言皆熟於舞文者也筆削如云出入人公乘理照物罪也輕重持兩端也言此皆易感而誰決也動必研幾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際當時嗟服若有神道人歎服若有神明之道也

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以上皆昉行無異操才無其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昉自序其情也得奉名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莊子曰利於東陵之上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賈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尚書曰私璧琬琰在西序皆歷代傳室助自謙不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禮闈尚瞻棟宇而與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無地謂不釋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如干即所撰古今集記今

王平極蒙
儉之延譽
故痛知已
之亡而序
其文竭意
穢述詳盡
不厭

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士乃

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李攀龍曰四句先曰謔言正對

天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荷負也旃羶也

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藜野菜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

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 此頌之記上為謙辭此立文首惟思也言敬

王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

王陵中門

工人御馬

二事以起

淨字意客

形注之法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斂其鏑 斂巧也鏑令善鏑也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 子其鋒越砥

磨也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篲汜畫塗 剗 剗章亮切篲音遂

若以箒掃灑也汜灑也塗泥也斬斷蛟犀 如此則使離萎

督繩公輪削墨錐崇臺五層延袤 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 溷胡困切督正也制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

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馬倦 吻馬口也 及至駕齧膝駮乘旦 齧膝乘旦皆良

良執靶韓哀附輿 靶音霸謂轡也王縱騁馳驚忽如影驛

文選卷之二十一 王褒傳

唐順之曰
題面本有
得字即以
工用相得
人馬相得
恒出可用
為今幸子
業題法

何景明曰
引吐握庭
燎明美臣
必待至君
之求而至

靡沒也言縱馳奔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言過都
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遺風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小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疾者也以利器良工之相得此以名
遠哉人馬相得也馬善御之上相得以發得字之義見聖王
得賢臣亦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鬱燠熱也
如也得賢臣亦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鬱燠熱也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園空謂園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
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
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

唐順之曰
以明世無
聖君即有
賢臣不至

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
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
桓公曰善乃禮之君禮之君禮之君禮之君禮之君禮之君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
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梁與音和幽
也言去辱而帶割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自賤而貴也言有爵士而光前裕後為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
士類所喜談而樂道也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

文選卷之十一 聖主得賢臣論 四

揚慎曰以
聖主既得
賢臣之樂

李夢陽曰
聖主得賢
臣相與共
治之效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
居于陽依木長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而
似秋吟蜉蝣出以陰以出言如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天喻九五辭龍以喻人言龍飛在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也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
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鱗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籟音
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不常故曰籟鐘黃帝子曰烏號言君
臣道合德意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鱗子其音韻合
和弓矢相應亦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

汪道昆曰
時武帝崇
尚方士神
仙之術故
褒及之所
謂頌不忘
規也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言
故也殫盡也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言法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
祖煦嗑呼吸如喬松耶然絕俗離世哉偃仰屈伸道氣也
呼吸鍊氣也王子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

趙充國頌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
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

楊雄

吳國倫曰
頌充國而
歸功天子
之威德
詩尊君法
昌黎淮南
碑亦做
法
王世貞曰
以方虎擬
充國恐稍
過情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明靈聖明神靈也。宣宣帝也。先零先零也。
零羌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詩音真叶韻。名。虎臣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軍故曰後將軍。六師六軍也。震懼也。充國至西師。都尉欲以威信招降。開乃上疏。請因屯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有守武賢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罕羌名。武賢言但守辛武賢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罕羌名。武賢言但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宣帝使充國共討。營平守節。屢奏封章。充國封營平侯。屢奏。料敵制勝。威謀靡亢。亢拒也。言其能拒。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鬼方即漢之者。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宣謂周宣王也。虎也。詩小雅云。方叔蒞止。其車三。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千大雅云。江漢之游。王命召虎。趙桓桓。亦紹厥後。時漢至宣帝。稱中興。趙桓桓。亦紹厥後。與趙桓桓。亦紹厥後。

○出師頌。後漢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騭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史岑。岑字孝。山後漢沛國人。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兆始也。五曜宵映。素靈夜歎。五曜五星也。宵曜謂聚東井也。素靈夜歎。靈夜歎。即老嫗哭白帝子事也。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高祖至孝平。西零不順。東夷。西零西羌也。西零西羌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上將鄧桓桓。上將。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父太公也。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尚書玉帛。秉蒼生更始。朔風變禁。蒼生猶黔首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

汪道昆曰
薄伐後狃
乃宣王不
極其兵力
處豈得以
勞戒極邊
誇之哉此
漢人說詩
之堅竟若
當略其

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
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北者敗也鄒
者陋也紂樂好之薄伐後狃至於太原毛詩小雅文也薄
故身死國亡也
秋也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
響旗不暫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叶韻鼓旗一旬言
論議其所成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
念伯舅恩深渭陽餞送行也伯舅也鄒陽何以贈之路車
乘黃路車駟馬車也
介珪既削列壤酬勲珪諸侯所執長
乘黃駕車馬黃色也
言將封焉也列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啓開也上郡傳子傳
孫顯顯令問

酒德頌

劉伶
伶字伯倫晉沛國人也

王維慎
伯倫字
世故多滯
岩恣肆之
詞然其襟
次亦自飄
上凌宇宙
之外
唐順之曰
味其詞復
義禮法遺
是非而
快是以
得不
酒
李夢陽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
荒為庭衢言志廣大也天地自開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蒼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操挈
也卮觚壺皆酒器也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
紳處士介大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
髯踞踞枕麴藉糟踞踞展足倚據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
化類蠃贏之變螟蛉也螟蛉養之則成
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則成
文選卷之十 酒德頌 四

雷電
大山之
蓋指昔
公子縉紳
處士言

擊矣言公子處士
亦為我所化也

漢高帝功臣頌

良丞相曲逆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彭越王
昌邑彭越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韓信國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陽侯沛樊噲會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
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
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陽侯灌嬰代丞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武陽侯灌嬰代丞
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君薛叔孫通魏敬太中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公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
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陸機

茫茫宇宙上參錦下躡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
靈改卜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參下躡言亂常也
參濁也躡躡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徘徊謂人無

唐順之曰
收穎何帥
唐關中
拔韓信
之功

楊慎曰
蕭公三秦
之功

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也言天惡秦亂改卜清平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也飛名帝錄謂應圖識也慶雲
應輝皇階授木言漢之歷運為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泗濱
帝嘗為泗水亭長也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居上有雲氣謂帝所
也豐邑高帝鄉也金精仍頽朱光以渥金精秦也朱光
哭白蛇事也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帝寬仁之
宅心駿民效足德於心而羣賢如騁馬足以效用也外濟
蕭公王跡是因綢繆敵后無競惟人網繆親密貌也
六師內撫三秦中地也拔奇夷難邁德振民何拔韓信為
夷平也萬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
約則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羣后謂諸平陽樂道在變則通
下觀名蓋羣后之愛淵爰嘿有此武功淵嘿沈長驅河朔電
曹參好黃老之術故云樂道

漢高功臣論

汪道昆
此張良
銷六國
促項羽
陵之功

擊壞東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離大破之協策淮陰亞跡蕭公魏豹反曹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文
成作師通幽洞冥張良謚曰文成侯凡不言姓名皆所封
舌為帝者師幽謂受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策言配合天命
然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言其觀察
形影已能揣度其情故雖鬼神武關是關鴻門是寧高帝
亦不能隱謀萬物皆莫能逃形豎易動以利乃持重實
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乃持重實
不從秦將果欲連和帝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
門欲擊高帝因其懈擊之高帝乃擊秦軍大破之項羽至鴻
頭王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名下銷印甚廢推齊勸
意乃解其請復立六國後高帝趣刻印良曰雖為陛下畫
立此計者大事去矣且楚強六國復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高帝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運籌罔陵定策東
齊王高帝怒良勸高帝因封之甚教也

李參陽曰
以陳平奇
功計六出之

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高帝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
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則楚易敗也於至穀城以王彭越
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至穀城以王彭越
引兵來黥布亦會三王韓信彭越黥布也於至穀城以王彭越
諸侯兵東伐楚故云五侯信註作呂馬童諸人於久集義
未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謂戰勝凱而還也怡顏高覽弭
翼鳳戰託跡黃老舜世却粒謂戰勝凱而還也怡顏高覽弭
子之術却曲逆宏達陳平封曲逆侯也好謀能深游精杳漠
粒絕穀也曲逆宏達陳平封曲逆侯也好謀能深游精杳漠
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用智玄天也奧深也言平之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先兆為謀始響為音初言欲伐其謀則
於其音奇謀六奮嘉慮四廻陳平凡六出奇計時頗秘之
策之微奇謀六奮嘉慮四廻陳平凡六出奇計時頗秘之
謀非正也規主以足離項下懷韓信平躡高帝足勸以齊王
間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格至也謂范增謝病折韓王寔執胡

漢高功臣記 四二

李攀龍曰此韓定秦地威魏趙齊伐及燕楚之功

馬洞開洞開即平城解圍也迎文以謀哭高以哀帝文也

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濱謂高帝就國漢中渭水名

登山滅趙以木壘渡軍襲安邑虜虜軍拔趙趙識立漢職用

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北燕遂表東海信用廣武君策發使燕從風而靡信

克滅龍且爰取其旅龍且項羽將也劉項懸命人

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於足下為漢則漢勝為

至維復曰以跡布皆楚屬漢關羽垓下之功

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

爾鷹揚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相鬪且待之故云藏跡隱

初為相國者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烈烈黥布

耽耽其巧耽耽虎視也名冠疆楚鋒猶駭電楚兵常勝者以

布數以少觀幾蟬蛻悟主革面蟬蛻去其殼也悟覺也華

後也乃翻飛而來為漢之助也天命方輯王作東夏矯矯

三雄至于垓下布也垓下地名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

也假至也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於

漢高功臣論四七

王世貞曰
此張耳破
趙斬陳餘
之功

吳國倫曰
吳王孫
孫倫胡首
陽之功

唐順之曰
此盧縮無
功可見以

功踰德祚爾輝章

命以下能全福者非德不可謀之不善福變為禍矣天張
耳之賢有聲梁魏魏張耳大梁人少時及士也固極自詒伊

魏三音怡言士之結交當堅至於無窮豈可二俯思舊恩
仰察五緯楚其公曰漢王與我有故也此謂陳餘也

秦歸漢祖於秦中戰敗也洎至也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秦歸漢祖於秦中戰敗也洎至也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陽韓王信故韓襄王尊孫也漢立為韓王上以信北越遷晉
自微婉戀我皇入縮與高祖同曰生微時相愛及貴縮也

帝微時親
聚故封

汪道昆曰
以吳芮以

折屬梅

銷武關之

功

何景明曰
此劉賈人

擊楚之功

李夢陽曰
此王陵道

親屬漢之

功

王慎中曰
此周勃破

功

貪禍寧為亂亡後編二入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

世載忠賢天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功武關故德芮蕭蕭荆王董我王軍董謂劉賈也

徙為長沙王漢王迫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庸親作勞舊

殷薦其勲楚漢六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

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

地在荆地瀆水瀆也安國達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

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謂王陵也陵使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王長者毋以老毋故特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

是期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

氏非約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謂周勃也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漢高功臣論二四十八

陳壽定靈
館平諸呂
之功

平聲高帝曰安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

汪道昆曰
以發會見
羽鴻聞見
帝之功

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勲耀上代身終下

楊慎曰
御齋破燕
王莽禽駿
帝之功

鴻門披闢帝宇聳顏誦項掩淚寤主

王莽禽駿
帝之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王莽禽駿
帝之功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王維曰
以夏侯嬰
擁皇儲解
平城之功

因食其進也初陳勝起兵商以

李攀龍曰
以灌英敗
頃破吳定
豫童淮中
之功

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計

吳國倫曰
以傳寬美
太師令定
齊地之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齊地之功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齊地之功

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漢高功臣論

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度據
險三塗廣下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度之粟塞成阜其日願
壯太行之津以道距飛狐之口守車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
齊非說之幸燕趙已定唯齊木下帝使食其說齊齊王田
為食其責已乃烹食其軀軒使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載則也祖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也雖身死于齊非游說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高祖念其功封建信委輅胡被揭
獻寶指明周漢銓特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鎮
寔敬攸考軍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度
不取易衣虞將軍入言于上上召見裴敬謂上曰陛下
天下與周異而都維揚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
駕西都長安銓所以稱物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貴謂陸賈
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貴謂陸賈
何景明曰善威儀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中國初定尉佗平南
陸賈制賈通也

功起諸
呂之功
王道昆曰
此孫通起
朝儀之功
王維慎曰
此魏無知
進用陳平
之功
楊慎曰此
隨何說賅
布歸漢之
功
唐順之曰
此董公說
帝為又帝
發喪之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諸呂欲危劉氏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謂伊人於馬道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謂叔孫通也言漢承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
代憲流後昆憲法也無知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祝同
師錫謂魏無知也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隨何辯達因資於
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黠布本屬項羽漢之敵也而何說
也披也潘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此謂新成
也潘也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
也潘也元功響效孰哉惟人何識之妙袁生說高帝曰願君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漢高功臣論

何景明曰
此表生諫
帝出軍
幸之功

揚慎曰
周苛榮陽
見京之功
李攀龍曰

羽高福父
母之功
唐順之曰
此上三十
一人願與

此下絕叙
其事

王深壁令策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策陽如此則楚
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高帝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羽及聞高帝在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攝齋赴
死果引兵南惟人猶此人也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攝齋赴
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項羽急攻陽漢計無
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
請死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誑為漢王降以此
高帝得與數十騎出項羽遂燒殺信攝齋拒衣也懲恐也
雖身隨煙滅而忠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言如冰形可以
之名與風俱興矣

暴志不可凌高帝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發
令將苛罵不降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亮
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借項王怒烹苛
信周苛而言天命雖順王

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
國寵命有輝皇心有違謂高帝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也
為平國君故云寃命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媪上皇也
媪謂高帝母也此上三十一人願與震

風過物清濁效響言風過則物無清濁皆應聲
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也大人于興

此下絕叙
其事

利在攸往利往即利
見之意弘海者川崇山惟壤海所以大者衆
川成之山所以

高者積土成之言帝詔護錯音袞龍比象
王成功亦須衆賢也詔護錯音袞龍比象詔護樂名袞龍
象謂集羣策羣力以成王業猶五音
迭奏而成樂五色相輝而成象也明明衆哲同齊天綱

劍宣其利鑿獻其朗鑿鏡也劍利喻武
勇鏡朗喻智略也文武四充漢祚克

廣四充四方
充滿也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湛字孝若譙國人才華富
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

王慎中曰
大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
地也魏建安中漢獻帝改興平三年為
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分厭次以為樂陵

王慎中曰
大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
地也

漢獻帝改興平三年為
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

分厭次以為樂陵

贊東方朔像

場慎曰如
為人只詠
諧取容一
句太史公
所稱滑稽
之雄者至
云紫其道
清其質太
過

謂武帝奢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謂頡頏自傲
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諷
諧以取容諷謂也口回切諧和也正諫若碑誌言董潔其
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
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贍多倜儻博
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
覆逆之數支離下也覆謂射覆逆謂經脈藥石之藝射御
書計之術計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
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聞疑夫其明濟可富也包合弘大陵
轢歷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也籍貴勢陵犯也轢戲

弄也貽籍猶踐踏也出不休顯不休顯不以賤不憂戚戲萬乘若
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已方常也言彼游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
故納新養形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世
朔為太謂樂陵也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
為樂陵郡守謂樂陵郡守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謂親先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路寢
也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
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外濁內清也無滓伊何高明
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後謂困跨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楊慎曰序
內有射狀
逆刺蟬脫
登仙事替
俱不及此
述其生平
者替休貴
謹及得之
矣

世凌時遠蹈獨游躡步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
其道猶龍龍用老子比之也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謂避俗
於朝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墟墓徒存精
靈永戢戢藏也民思其歸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寢
廟也圖畫也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東西前曰序周旋棟傾落
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言其豈是居弗形悠悠我
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
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有序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
公瑾荀攸字公達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
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



王世貞曰
此言君不
可無臣千
載以未王
英伯皆然
故世無不
治

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璉字景山陸遜字伯
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
字仲翔王經字承
宗陳泰字玄伯
表宏宏字彥伯陳郡
人為東郡太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
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三五三皇五帝揖讓之
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元首君也經略經營遭離不同跡有優
劣遭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
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體分君臣統緒也冥固謂
革所感動也訓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
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成湯得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
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

三國名臣序贊

楊慎曰此言君臣互有猜疑故雖有賢臣不遇而世不治

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五臣公名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上君也下臣也私路謂私行請託以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言不遇明主則賢人亦無以自見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有顏漢高也控御也三傑子房蕭何韓信也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漢雜伯故云不以道勝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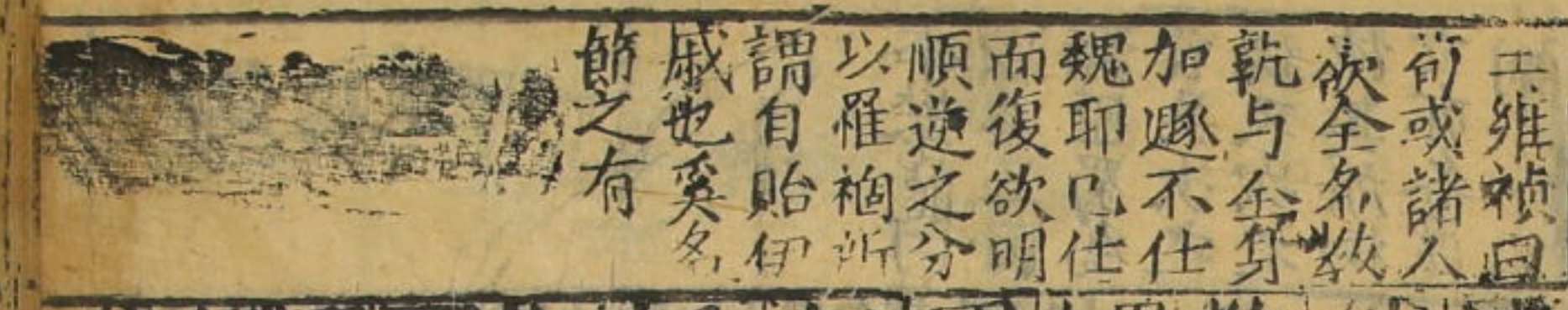
李夢陽曰有聖人千載一世語此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自六朝至唐其用向字往往如是現者勿以辭害意

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顏沛謂亂也君子當明哲保身故顯不如隱也萬物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謂三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魏臣荀彧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委質北面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明鑒故久而後顯魏臣荀彧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魏臣荀彧董卓之亂神器遷逼神位

文選卷之二十三國名臣序贊



也時卓逼遷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荀悅字由斯而談故以
 獻帝於長安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隸官也軍源流趣
 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
 明名教有寄乎言做志本在匡漢亦與或同或死而做存
 有托則做可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時宗當時
 以無死也荀或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勢攝行也辨義也相與
 弘道豈不遠哉言二荀與與廣此二道豈不深崔生高朗
 折而不撓崔琰亦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
 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言琰有高明之志不可屈撓所以任
 故也謂魏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
 所不容若乃說言也設使魏若代漢為帝則夫江湖所以



二維頓曰荀或諸人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言以仁義
 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王權謂秉義而亡也按袂謂聞風而起也天
 也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遠想管樂孔明嘗自遠明風流治
 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
 加茲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繼體
 也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
 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
 孫策與瑜同年少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晚節謂壯年
 常友善登堂拜母也曜奇謂用之勢於赤壁之戰也惜其齡促志未可量瑜早子布佐策

文選卷之二十三國名臣序贊

李攀龍曰
以上三國
諸臣蜀為
首吳次之
魏又次之
故其所樹
立亦各異
別

致延譽之美張昭字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策薨以事授
謂權曰孝廉神情所涉豈徒譽愕而已哉言所論者大也然而杜
此寧哭時耶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
門不用登壇受譏權為燕王昭諫權不所昭忿言不用稱疾
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赤壁之役權
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
大慙伏地故云受譏

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初昭之用也委
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一人之身好惡夫詩頌之作有自
不同况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
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
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序所列魏國人才皆取其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書中韻火德謂漢大洪飈扇海

唐順之曰
歷替諸臣
叙事中有
議論

洪揚波洪大風也二溟謂南虬虎雖驚風雲未和虬龍
未和者君臣潛魚擇淵高鳥候柯求君也赫赫三雄並迴
乾由赫赫威貌三雄謂三國之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杞梓松竹龍鳳蘭英
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賸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言言文文明映心鑽之愈妙言其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滄海橫流也言逆亂也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紛亂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
操木與義兵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軍至濡須或病
留壽春操饋或食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風槩節
槩也以上公達潛朗思同著蔡蔡龜也著以上龜以筮運
言荀彧也

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

文選卷之十一 三國名臣序贊 卷六

楊慎曰咳
彼二人即
其一死一
生之問登
否自別

泰荀攸與議郎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荒卓收顯攸繫獄
謂統攝衆事也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動攝羣會
情玄定玄遠而有定主也神愔愔慕裏筭無不經情愔安靜
軍中疊疊通韻跡不雙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也易成天
下之壘壘通韻通和而不滯也懷璧而智而能拯物愚足全
晒連城之價喻才而德而輕爵祿也器識純素貞而
生及愚不可及以上言荀攸也郎中温雅器識純素貞而
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猛虎神氣恬然書罵辱備以兵
齊之漁顏色不變笑曰與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
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軍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如一旦去此復焉將軍可乎布慙
而止狼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以上言魏哉崔
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巍關若牆宇高不可窺見

汪道昆曰
中聖人等
語此亦說
亦誤諧取
容慶然卒
至被刑則
不能如東
方朔之滑
稽自全矣

其內也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
巖高貌也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
上時不容哲左傳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惡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杖持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楊訓芬表褒述魏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訓白琰此
書傲世怨謗操怒遂賜琰死明月珠也以上言崔琰也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形器不存不凝
心也海納如海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之納百川也操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說
操時禁酒而徐琰私飲甚怒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口酒清者為聖人獨者為賢人魏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
謂刑不踐所歷類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魏曰頗
復中聖人不能自對曰昔于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
嗜同二子不能自對曰昔于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
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不虛立以上言徐琰也
擬伊同恥伊志比伊尹恥不能致君如堯舜也擬民未知

文選卷之二十一 國名臣贊 五十二

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未知君德是輔臣之過
以上言也。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玉雖
不遠德雖微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
而輝則長。身由直跡誇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器量法度出於
無所假借也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殞跡濁世必從虛
偽玄終始不變身臨誅戮辭色自若可見處死非難惟正
直之理存焉死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
矣以上言夏侯玄也。靡寄任其累謂誰堪其敗言人共苦之也。君親自然匪
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非由名教使然烈烈王生知
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
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沉業馳告經侍帝不出遂被
殺以上言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堂陞
王經也。

自
前或至此
並魏臣凡
九人

臣也言泰志在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尊君使有等差立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也高貴卿公之獄同馬昭會朝臣議泰垂涕入昭待之曲
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亮以謝天下。乃曰
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以上言陳泰
也自荀彧至。堂堂孔明基宇宏遠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
此並魏臣。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初九
喪于戈迭用。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蓋一
命世孰掃雲霧。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霧陰
言解控。劉備漢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解
時棟。然而去也揭庶人之服言於已能解之釋褐中林鬱為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
標之振起清風。言天下喪此多時而勝殘之道
文選卷之二十三國名臣序贊五

無妄惟時綱繆猶繹也哲后謂先主也无妄惟時言夙
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畧既陳霸業已基
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素無備大軍
卒至一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
據守關頭聞數有歲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
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加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
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刑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
矢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故云三
畧基統也公琰植根不志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
言厖統也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公衡冲遠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
絡控以上言將琬也難不惑冲和也秉執也淵深也塞疇昔不造假翻鄰國
謂伐吳軍敗也假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舍逆効順欲追造

汪道昆曰陳韓取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公瑾英達明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披草即披草
也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先述魏武
也赤壁功也衡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若
霍吳二山名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無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王
三國也隔謂各據一方以上言周瑜也子布擅名遭世
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略道也威夷險阻
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桓王之薨大道未純把臂託孤
助也宏大也霸道謂吳也惟賢與親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輟哭
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張昭謂權曰昔太后

八文選卷之十一 三國名臣序贊 五九

賜慎曰理
之事已
味逆之分
何慎名器
之有

下而以陛下屬老
臣以上言張昭也
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
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昂昂出羣貌
事雲臺言功高也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美也
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鶴鳴固慎名器建安
年權遣瑾通好於蜀瑾與弟亮俱公會相見
伯言蹇蹇以
無私面云鶴鳴兄弟也以上言諸葛瑾也
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太子有不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卽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
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太子吳榮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孫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
憤恚卒以上言陸遜也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
質無塵玷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立行以恒匡上
以漸以漸言不驟也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謂心清無所加

李攀龍曰
自周瑜至
以並吳臣
凡八人

染其素以上
言頌雍也
仲翔貞亮性不和物亮明也不和好是不羣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性不
故曰好是不羣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龍喉下有逆鱗
嬰之即死喻人主之怒也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歎過
孫陽言如良馬不見知也賈屈賈誼屈原
也以上言虞翻也自周瑜至此並吳臣
一遇此總述也誦眾賢千載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驤舉仰挹玄流俯
弘時務玄天也玄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
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
夫增氣殊途同趣跡異而理同也日月不墜與仁義之用
命符封禪文封泰山禪梁父築壇立儒正所謂不匱也
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已卒其妻曰長卿病甚武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
事也昔史魚以尸諫而長卿乃以佞辭逢君怙
寵身後邵雍詩云猶喜曾書封禪書寓意深矣

文選卷之十符命封禪文二十六

汪道昆曰
肯嘉魚之
死以尸諫
而長卿乃
以傍辭逢
君估老身
後林道詩
云茂陵他
日求遺稿
猶喜曾無
封禪書人
品董猶足
與千載長
嘆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之生民。伊發語辭也。肇始也。顛穹
隆也。言始有歷選列辟。以迄於秦。也。選數也。辟君
天地以來也武聽述者風聲。近者顯其跡遠者紛輪威蕤。湮滅而不稱
者不可勝數。紛輪威蕤言衆多也。其湮沒磨繼昭夏崇號
者不可勝數。不稱於載籍者不可勝計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其大道崇其號。諡歷世可稱道
者七十二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淑善也
君而已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帝三皇之道六
者無逆失而能長存者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
也。維語辭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周之始也。公劉發

李彥王曰
越於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易制度。大通之道。於是乎成也。
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邦至也。
故雖後嗣衰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是善始而善終也。然
無具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周更無他術。但創業
後昆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夷易平易也。言周之湛恩
雁鴻。易豐也。湛深也。音沉。雁鴻。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緜緜。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

何景明曰
綱言漢德
過周尤宜
封禪蓋武
帝雄心好
大故以此
徒史之

跡於西戎。公劉后稷曾孫居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
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邦至也。
故雖後嗣衰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是善始而善終也。然
無具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周更無他術。但創業
後昆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夷易平易也。言周之湛恩
雁鴻。易豐也。湛深也。音沉。雁鴻。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緜緜。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緜緜謂成王也。二
也。都令也。卒即卒業之卒。尤異也。言成王之業高於然猶
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勿
滴。曼羨。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曼羨散漫也。旁鬼四塞。雲

文選卷之二十一 封禪文

布霧散旁鬼布衍也。鬼音薄言德澤通達。上暢九垓。下沂八埏。聖化也。達九重。下流入極。懷生之類。霑濡浸潤。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多也。疾風也。橫流。遐闊泳沫。泳浮也。以恩德比之。於水則首惡鬱沒。晦昧暗晰。鬱沫理滅也。昆蟲聞澤。回首面內。聞澤猶云望也。然後圍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騶虞義獸有至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抵一本也。武帝獲嘉禾。麟也。貉角也。為牲言取嘉禾以充庖。獲周餘放龜于岐。周故畜餘龜于厨用麟以供祭祀也。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龍也。龍翼于岐山。旁龜能吐。鬼神接靈。圍賓於間館。是時上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馬身黃帝乘之而溼注水中。出神馬故云。招鬼神接靈。圍賓於間館。求神也。得上部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病軀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似古靈園禮待之。於間館中。苛

王維楨曰
相如蓋假
立大司馬
以發后經

請詭倣儻窮變。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請詭。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言武帝敬爾眾瑞至此尚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取魚入舟。武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介大丘也。言周太山封禪。不以慝乎。小雅心慝曰。慝進周也。讓漢也。於是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惠大司馬上公也。發後辭。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往初古體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言盛德徧天下而已也。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上帝垂恩。儲祉將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祉。帝天也。儲待也。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封禪文

吳國倫曰
此言武帝
不可察

缺王道之儀也此言不封上帝太山梁羣臣惡焉或曰且
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辨曰天道隱而難窺故若然辨之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泰山之上無所表記亦各並
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哉言古之時猶今時也乃封禪而泰山梁父與有禁焉夫
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言天子脩德則天
奉瑞應以行封禪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
功中嶽謁告也款誠也言帝王之德不廢則脩禮地祇告
歡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章明也浸
百姓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
下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

劉辰翁曰
謂漢欲使
諸儒著書

絕炎以展案錯事皇皇盛也卒終也敗損也雜采也術
猶兼正列具義被勿失節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摠之無窮
流揚微波蜚英螫騰茂實騰播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掌禮謂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詩歌
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
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之富饒也
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天子之德如天覆甘露時雨厥壤可

王慎中曰
頌分爲
四章即應
上詩大澤
之博廣符
瑞之富二
句自我天
覆至侯不
萬哉言大
澤之博般
之數以
下言符瑞
之富以下
三章言符
三章言符
極致也

游壤土也游作也謂風滋液滲漉漉鹿何生不育滲下漉
下貌雨露滋液潤澤下嘉穀六穗我稽曷蓄言我之積
所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汎似布護之
也曷何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汎似布護之
非唯徧之我汎似布護之
治化分散萬物皆需也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之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神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
君何不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
行邁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
似虎而斑文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
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
來且敬有似君子也蓋曾聞之今乃親見也厥塗靡從天
端之徵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百獸率舞則濯
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祀武帝元符元年十月五日祭祀有白麟見三代之前
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細細也

唐順之曰
末語須寫
規諷終是
勸一日誠
一子長所
云曲終奏
雅不也豈
乎

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時有黃龍見采色炫耀煥
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陽龍
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又於書傳所載黃龍也言
壬德也漢本火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受命所乘厥之
有章不必諄諄天之符瑞章明不依類託寓喻以封巒言
神瑞之類託寓其意默然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
發允答聖王之德競競翼翼披藝披覽藝文也上下即天
天心心答其德此故曰於音鳥數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
其所以宜於封禪故曰於音鳥數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
也假大也與必慮衰以下言競競翼翼
也假大也與必慮衰以下言競競翼翼

劇秦美新并序揚雄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
有天下之號曰新是時雄仕莽朝故著此文以悅
莽通篇若參天二地上帝后土玄符黃瑞天尚地

文選卷之六十四 劇秦美新 六十四

楊雄曰王
養精移龜
禹子云進
不能辟乾

合天祭地事皇等下上天衢地登何爰天地
之類也辭得無游且屈乎不知何以入選

楊雄

能草玄虛
室願性全
真而反靈
才以耽龍
詭情以懷
祿素殄所
刺何以加
焉抱朴方
之仲尼懼
死无地矣
李攀龍曰
是時惟仕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
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
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
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喜領新德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胸病恐一旦
先犬馬填溝壑顛胸謂風疾也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
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

父殺相如殆又甚焉可謂其臣雄稽首再拜

權與天地未祛

惟許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

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言天地方開玄黃剖

乎混混茫茫之時

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厥有云者

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中莫盛於唐虞

爾靡著於成周

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智獨秦屈起西戎

荒岐雍之疆荒外也疆界也因襄文

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

文選卷之十 劇秦美新 六五

昭莊孝公惠文昭莊並秦主諡也茂盛至政破從擅衡并

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執儀韋斯之邪政初并天下號

始皇帝從之從讀如字言其馳騫起翦恬黃奔之用兵

任用商頤張儀呂不韋李斯也滅古文刮語燒書刻削

曰起攻楚後鄢郢王翦攻趙滅古文刮語燒書刻削

除也言除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塗塞也欲遂欲流唐漂虞

百家之言流票條蕩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然

條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然

也勒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

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也遜逃也頌大禮官博士卷其

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也七獷古而不臻來儀鳳

麟也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也七獷古而不臻來儀鳳

狗而不至也也七獷古而不臻來儀鳳

嘉醴醴泉也也七獷古而不臻來儀鳳

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也七獷古而不臻來儀鳳

吳曰倫曰
此云秦准
仲尼之篇
籍正形以
后新莽承
叔府允書
林之美

之妖發弗彗星也步忽切始皇本紀彗星光見東方北方

也神坎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天地神祇以

故昂其靈潤滋液不降福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貞正也言既

且聞故妖愆競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

而能全豈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徹猶廢也故若古

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信掃前聖數千載

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言除掃前聖之書專用

享福久遠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音瀾宛自武關與

平汎除也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沛公召秦蒙曰父老若

秦苛法之矣與父老約法

文選卷之二十 虞秦美新

抑亦劇漢

三章悉法蠲除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碑法也

而猶襲之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焉是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

未張道極數殫因之未盡除也閣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遠至大

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帝迴還而資之渾淸沕滴音

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地符契祥瑞皆見渾淸沕滴音

水流貌物勿肆皆川流海涇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

矢庭八圻猶八埏以上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

間必有不可辯讓云爾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於是不至也於是乃奉

若天命窮寵極崇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

兆規萬世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奇偉侔儻譎詭

天祭地事個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言其異物殊

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莽造五威將

符命四十八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假至

衆瑞上升於皇天鋪行於下土離麗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茂矣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

受命甚易格來甚勤言恭德盛故受天命

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勤懇者夫不

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不當者不能當先

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

儀和也

王世貞曰
漢家制
度文以
詔使之日
翻竟在現
唐順之曰
班固稱揚
雄美新典
而亡安良
然

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言以文雅為園圃
繼也紹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
耀靡不宣臻律六律也量半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
文先王之典籍也式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軒如今憲
宣也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鸞和皆金鈴也揚動也和鸞
步則歌之施繡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
族淑賢以穆之穆和也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改定祭神欽脩
百祀咸秩也謂敬脩百祀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
孝也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制成六經洪
業也經有五而又立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
尚書列爵惟三經井田免人役日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

方氏也甫刑尚書篇
名言制刑法以比之巨馬法兵革之事也恢崇祇庸樂
德懿和之風恢大也祇敬也庸用廣彼摛紳講習言諫箴
誦之塗經義以開箴規諷誦之路也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毛詩振鷺易鴻漸皆喻賢人俾前聖之緒布
濩流行而不韞韞緒業也布濩分散貌郁郁乎煥哉天人
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羣公
又亦惟先正夷儀信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
之裔并祖少典黃帝虞舜為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光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
沈潜甸内而洽侯衛厲揚要荒濯沐而衍前典巡四民迄
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甸内近都者

虞秦美新

楊慎曰此
勅于長語

唐順之曰
此與相如
封禪篇將
袁田六為
七據之罔
旁寺句回
蓋效尤顯
倭而伴模
擬其類舌
者

也侯備諸侯也。要荒遠服也。屬采也。揭淺也。皆霑也。濯沐
微霑也。迂者深遠者。漸淺也。術法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迄
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至于四嶽。申蓋受
宗祀之儀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之常業也。蓋受
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言高祖受命而不暇
有事乎。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之神。咸設
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
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嚮嚮如也。企舉也。回面內
嚮。嚮口。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帝謂莽也。已止也。言天下
喜悅貌。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帝謂莽也。已止也。言天下
封禪可。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
以止乎。奮。奮起也。襲。襲也。一合一也。言宜命賢哲作帝
之罔極。奮。奮起也。襲。襲也。一合一也。言宜命賢哲作帝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令萬世之後常荷高大之德。臭馨香
舍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鏡鑒也。則百工伊

類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天下之士皆欣荷天下之
也。地為臣道。提。提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試。試為之也。
統也。釐。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試。試為之也。
典。引。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

班固

唐順之曰
尚書厥堯
之常法謂
之堯典漢
紹其緒引
而伸之蓋
班固自漆
典而且實
在相如楊
維之上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郤郁。胡等召
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
遷下贅語中寧有非耶。太史司馬遷也。臣對此贅賈誼過秦篇云。
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言非是。而班固則以誼所言者為非。即召臣入問。本聞此
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本所詔因曰。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

汪道昆曰
固嘗訊廷
是非頗謬
於聖人乃
自以相如
封禪文為
忠寧為當
耶

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隋刑論選坐宮刑也司馬相
如洿行無節謂私卑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周備至於
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
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固言相如之封禪文為臣固常伏
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因史見意謂脩臣固被學最舊
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被學謂為學官也最
盡也言報天子之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
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
區區稿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

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焜焜有沈而與有浮

而清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同沈浮交錯庶類混

成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肇命民主五德初起

相代各據其一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同于草昧玄

混之中昧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

而綴也能相告故易系已往其道寂寞無聲莫厥有氏號紹

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書猶得

而脩也其有名氏號今之君繼天開治者莫不始於太昊

也也釋治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

汪道昆曰
此卸衍所
謂五德之
運周而復
始有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
考天道下承龍飛明著於典謨以爲百王之首者莫崇於堯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
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
將授漢劉商臣四臣已備乃歸功元首之子孫故授漢漢
爲堯後元首謂也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
聞而恒文垂彝倫敦而舊章缺
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也 故先命玄聖使
綴學立制子也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言大舉
取祖宗贊揚前古以踊聖哲之跡 儻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
密勿之輔比茲福矣道之與若由孔子神明之法式維臯
陶與夔及阿衡周公之輔較之於孔子亦云小矣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

吳國倫曰
漢高不事
詩書安得
云蘊孔佐
之弘陳哉
以固特回
顧前言耳

武如北辰居其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天命既至則候時
潛而見遂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拊翼未舉 海內雲蒸
雷動電燦必搖反 胡溢莽分尚不位其誅分身首相誅也
至胡亥王莽若先已誅不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
待二祖至而後治其罪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
度宗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有于德
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尚書舜讓于德不嗣古文
有德自謙不能嗣古帝王此深美之讓也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也言漢取天
蓋以威德自定也蓋以威德自定也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
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火漢德也
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
日佐弘陳所陳列之大道也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
誥誓所不及已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鋪觀二代洪纖

之度其贖可探也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亦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湯文肇基於小邦如起二簣之士本同列國為諸侯奕世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也乘因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韋顧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成湯又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書曰至于參伍華夏京遷鎬亳參伍酌量也言西伯既戰黎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湯武自非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雖以樂也護殷樂也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也於始代也豈亦猶於穆猗那翁純皦繹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

李夢陽曰
豈不克自
神明安正
啓漢封禪
張本

符節皆美也翁純皦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周易先王德殷薦之上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烏奕光曜流行貌言二代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行於篇籍能光明而不渝變耳無殊績也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流乃孕育舜禹而成範殷周也蓋舜禹堯臣契湯之祖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然後宣二祖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之甄謂以土燒器也

之重光顯宗神靈日照光被六幽方六幽謂天地四顯宗神靈日照光被六幽方六幽謂天地四威靈行乎鬼區鬼區即鬼方也慙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慙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也故夫顯定三才

李攀龍曰
以再振起
克之與漢
有堆與田
龍頤祖之
妙

昭登之績匪堯不興昭明也登成也言定三才鋪聞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言漢旁求博采故有策遺于至
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
外運渾元內霽毫芒言造化之氣毫芒物性類循理品
物咸亨其已久矣性生也言物得所已久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
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仁與元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
照于無與帝王無與元也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
論制作度敬也鞏固也言漢有此威德乃論敬謹勞謙戒
事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漢有此威德乃論敬謹勞謙戒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
篤誨之立不傳祖宗之髮髮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正正也
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
休公以宿禮之推此宣揚於天下也監即周監于二代之

王維禎曰
此以下正
固之自云
典而且矣
焉

於是三事岳牧之寮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僉爾而進曰
俯蹈宗軌世宗武帝封躬奉天經躬奉天經躬者天之經言天惇睦
辨章之化洽尚書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巡靖黎蒸懷保鯨
寡之惠浹巡靖黎蒸懷保鯨巡靖黎蒸懷保鯨
地曰瘞埋祭山曰皮懸祭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之族集于闕下觀魏嗣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謂獸也養獸擾緇文皓質於郊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於沼謂黃也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瑞鳥
貌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坳牧圖謀皆圖書之類言祥瑞朝夕見日月邦畿卓犖于

方州洋溢乎要荒。日月之下那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
昔姬有素雉木烏玄柜黃蓂莫侯之事耳。武王伐殷越裳獻
惟杯和熙黍也。韓詩外傳貽我嘉蓂蓂大麥也。君臣動
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
之福。寅敬也。聿脩也。言嘉此瑞者蓋用亦以寵靈文武貽
燕後昆覆以懿鑠。左傳燕啓疆曰辱見寡豈其為身而有
顯專辭也。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為若然受之亦
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恁思也。旅陳也。若封禪之道也。啓
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啓開也。恭館置金
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綴之以金。東序東廂也。秘寶則天球
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
傳其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信至明乃天賜之以開賢哲也

孔繇先命聖孚也。繇道也。孔子之道先此而命體行德大
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當此嘉辰乃王者之明命也。川
命以創制。順天命以因定以和神。治定答三靈之蕃祉。展
放唐之明文。三靈天地人。展廣也。故唐謂堯也。茲事體大
而允寤寐次於聖心。寐此體大而在聖心。七瞻前顧後。豈獲清
廟憚勅天命乎。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
祖廟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伊惟
勅告也。伊至也。此謂漢也。自古作封禪有不俾而假素
者七十有二人。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
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尚假竹事以考其跡。未
其如台而獨闕也。台我之如我安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言入于以封禪與之。斟

楊道曰此
文法起於
相如楊雄
固亦效之

汪道昆曰
相如作封
禪書也云
七十二君
今固云七
十有四人
其調尤過
於太子矣

唐順之曰
起末以堯
為主謹嚴
有法

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其酌也。肴覈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也。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醇飽也。肴肉也。覈果也。臻至也。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絲之碩慮矣。五絲。上爵也。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矣。將耕萬嗣。揚洪輝。奮景炎。使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吉祥。萬世揚大光。振明盛也。言格。傳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六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易漸卦。曰鴻漸。言健翻以漸而進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

揚慎曰。以下公孫弘。至金日磾。諸人並能。為漢賓四。夷立制度。故一一備述。

能致此位乎。公孫弘少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拜中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武帝聞枚乘名。過以安車蒲輪徵之。奏暮召入。見謂曰。公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桑弘羊。洛陽賈。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衛青。父鄭季與。媼。通生青。其家皆奴畜之。故云。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殷高宗。夢傅說。得諸屠牛。角而疾。歌朋。同類也。漢之得人。已。牛居車下。望桓公。擊牛角。而疾歌。朋。同類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何景明曰。斷諸臣或儒雅或篤行。止二字。而共生平。樹立畧不。

文選卷之七十一 贊

何景明曰
前云制度
多闕此云
制度處文
從世莫及
丘見得人
之威

者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
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唯恐後
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
蓋部者舊傳曰閔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
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
中辭不受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李延年中山人坐法
都尉桑弘羊以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
遺則霍光金日磾諱誰當嗣首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讓光遂並受遺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
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

之故觀固
之極替武
帝而孝宣
但云亦惜
論人甚甚
高有
李夢陽曰
論者論革
魏命之事
改魏命扁
枚晉自是
天運致然

之故觀固
之極替武
帝而孝宣
但云亦惜
論人甚甚
高有
李夢陽曰
論者論革
魏命之事
改魏命扁
枚晉自是
天運致然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命革改也言改魏

于寶寶字令休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情前為
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王世貞曰此論自宜

時則至治也言如北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耳鴻黃世及以也象法也言如北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耳鴻黃世及以一民也黃帝紹帝鴻氏故云鴻黃世及謂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祖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也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月正元日舜格於禪位故云今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言終始不同豈也

晉紀總論自宣帝至愍帝合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謂魏武為

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音才政事一如指掌蓋本太史公秦楚之際月表來

學稜任文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帝時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宣帝稟性深險如城府之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鄧艾字士林義陽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懿時鎮宛潛數遣詣懿泰由此遂為上所知歷充豫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所以言能委任之各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受遺輔政故云內太尉王陵在壽春故云外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神畧言智如神也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軍旅

晉紀總論

王維頓曰
嚴於伊尹
宗於周公
此春秋因
褒見貶之
法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
祖繼業屢數也此始立也繼業謂相繼已成之業也玄豐亂
內欽誕寇外亂中書李豐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故云
兵在外故潛謀雖密而在發必兆發微也淮浦再擾而許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言皆黜異圖之人以明前業
也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鍾會鄧艾為將三關電掃蓋
禪入臣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九錫禮又進公爵為王名器崇
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享當也皇極
天子正位居體重言慎法言即位重異中命之意重
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
仁以

勸矣周易說之六民勸矣哉言
戰國之苦言武帝脩先祖欲
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言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濟
越可必也上納之為衆即此善謀便之危弊不喻時故至於
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也咸寧武帝年號排擯
議杜預之決也王沉舟三峽介馬桂陽桂陽郡名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濬龍驤將軍
濟鼓譟入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與歸降于夷吳蜀之壘
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壘垣軍
壘也吳蜀俱帶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太康武帝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餘糧棲畝謂禾

勸矣周易說之六民勸矣哉言
戰國之苦言武帝脩先祖欲
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言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濟
越可必也上納之為衆即此善謀便之危弊不喻時故至於
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也咸寧武帝年號排擯
議杜預之決也王沉舟三峽介馬桂陽桂陽郡名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濬龍驤將軍
濟鼓譟入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與歸降于夷吳蜀之壘
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壘垣軍
壘也吳蜀俱帶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太康武帝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餘糧棲畝謂禾

王維禎曰
晉之開基
本以參逆
故其後宗
室自相魚
肉止所稱
德惠宋流
必見清

鳥之棲宿也舍宿也行旅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
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於道路也資給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
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孟觀知中
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
宣詔免璋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
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
構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睦以干戈相
構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睦以干戈相
歲言諸王兄弟如之師尹無其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
日有臣也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惠
求康二年禪位於趙王倫倫以兵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
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穆崇云太史察星交事當有免官

天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跡言朝居尊貴
之賢夕則屠戮為善惡陷於成敗毀譽齊於勢利於是輕
夏桀盜路之惡薄于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後漢書李賢
成政帝聞之謂師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
季孫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千紀謂犯綱紀
也言輕薄不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不自知其有殺身之禍也內外混淆庶官
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為惡者反獲善名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李辰石冰傾之於
荆揚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
石冰略揚州揚劉淵王彌捷之於青冀劉淵以離石之卒
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捷之於青冀劉淵以離石之卒
復攻青州捷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

文選卷之八下
論衡卷之七

李攀龙曰
叙宣帝至
懷慈已詳
晋家吳最
之迹而昔
之所由哀
尚未闡晰
故復以古
先哲王振
起其端而
後備發其
哀亂之故
文便圓轉
不竭

帝失尊。山陵無所。河洛之帝皆為劉曜所破。化戍丘。墟我魏謂善胡也。仁帝謂懷帝為劉曜所虜。怒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離石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末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末農器也。裂裳衣裳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草與驅羊皆易也。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汪道昆曰
俱化左傳
語

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周禮以防若火之燎于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安。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尸主也。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後已以生也。左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鬱彼北林。晨風鳥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

李攀龍曰論國家安危之本未及晉事而先以周家后稷公劉太王生季文一所以

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也言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結而不可遷後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追德典刑以維持之也言昔之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有此以維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具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昔周之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重也故云知存亡長短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稷后稷母名后稷周之祖先豈能成功故其詩曰思文后

致王業之艱難者如第俛陳後稷以晉之與反上如三峽之泉遠逝于券万澮而始滙於北溟令人可望而不劣晉文中之絕勝者

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周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毛詩大雅頌也至於公劉毛詩大雅公劉后稷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毛詩大雅文公劉后稷陸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詩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謂豈父避狄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周人謂居之一年成邑二

卷之二 詩經 周頌 思文

王棟中
周之世八
族古黃
者以而妃
昭行四教
一屠殺崇
后四厘正
相及故贊
為之

年成者三年五倍其初。太王止于岐下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嘏。大雅詩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載始至于文王備脩
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丰懷多福。毛詩大雅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黃耆黃髮
化天下以婦道。荒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雅詩大是以漢濱之女守

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漢有游女不可求也

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謂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

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

食之事也。遺變謂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吾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基本也

六世九以成王則康至文王十五世武王十

故其積

九

唐順之曰
有為以為
之句謂昔
之矣如蚩
其速蓋不
能積基樹
本而得之
掩襲而取
者微詞刺
詭有司馬
子長法

基樹本巡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繇也經
猶織以成之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
也隱微也纏繇遠也言周家本根之遠
爰及上代雖文
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烈盛也
之帝王捷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周之得天下無所
為而為之今言有為為之與周異也事在下文
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
仁也多難謂四方未靜也小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
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齊王芳也
在當時齊王不明不得如大甲反位也高貴冲人不得復
子明高貴冲人不得復高貴冲人不得復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二祖謂是其創基立

楊慎曰數
語條次晉
事如見

何景明曰
倚伏虛曠
依阿无
蓋指王衍

本興於先代者也以上言建國本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
士鄉之不二之老言臣民皆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
莊老為宗而黜六經黜退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名
聲名行檢也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時以放情濁行者
為編為編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望空謂負虛名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機蕭然忘機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
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劉頌武帝臣嘗訪治道悉心陳奏傳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尚言文王自朝至于日昃弗皇暇食毛詩蕭王

由是言亂於善惡之實情言惡奔於貨欲之塗言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言私其所好而入官者亦使其身圖而
已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言秉鈞當軸者更兼領十
職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
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言極其尊言秉鈞當軸也錄其
之十率多不拘言要指兼官之事而言也勢家
咨次而超進言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言風塵喻
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言疾時貪競著崇讓論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言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
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言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
莊飾織紙皆取成於婢僕言傅咸字長虞為司隸校其婦女
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言禮記女子十年不出執

周易在中饋無攸遂毛詩乃生女子無非言先時而婚任
儀酒食是議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知此事言先時而婚任
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
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
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
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
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言鑿契國之
將三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言左傳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
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言阮籍放蕩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言賈充饗眾官更純後至充
在後純曰有小市并事不了充之先為言考平吳之功而知
市魁故以戲答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言考平吳之功而知
將帥之不讓言功更相表奏言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

李夢陽曰
現阮籍之
行以下證
前以詳也
為宗數句
首所以餘
成懷感之
亂也

數若百一書曰戎狄蠻貊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
盟津當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覽傳玄劉毅之言而
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為便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對使天下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
矣古晉主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
及古賢猶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毅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
寵賂之彰核考也傳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嬰
作錢神論左傳藏哀伯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賢非愚守
文謂守常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平王
守常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平王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傳范燮反自
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

涕流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諱衷故賈后肆虐
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
人之惡乎賈后惠帝后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懷帝承亂
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懷帝承亂
得位羈於彊臣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也愍帝奔播之後
徒廁其虛名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州刺史闕景
立以為主後遷于長安此徒廁天子之名而
晉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
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昌九月嘉禾生南望氣者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
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
章王登天位愍懷太子名通賈后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
之淮南王名允趙王倫害之成都王名穎張
方遣日殺殺之長沙王名乂河間王顛謀之劉向之讖云
信江俱竟誅戮帝始自誦王為天子

楊慎曰弘道弘人似无據當取意而畧其詞

滅亡之有少如水鏡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開按駁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
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琅邪王保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
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豈上帝臨我
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毛詩上帝臨我無貳爾心言懷
帝貳其心也帝貳其心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淳耀大
明也明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也烈業
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下業未變故大命再
集于東也晉也

文選卷第十

